

謔菴文飯小品

讀菴文飯小品目次

卷四

記

游靈岩記

觀泰山記

謁孔林闕里及孟廟記

游嶧山記

游歷下諸勝記

游五臺山記

游廬山記

游龜峰山記

經過玄潭記

重游麻源三谷記

過梅嶺記

梅嶺松路記

游清遠禹峽飛來寺記

羅墳關聖帝君廟碑記

張忠烈世忠堂記

唐封翁笑碧亭記

江州兵署禿影菴記

淳安陳氏孝紋堂記

通明亭初記

通明亭再記

媚樵亭記

醜竹軒記

二還亭記

四瑟亭記

重修廬山白鶴觀記

新建江州守備府并內外營房軍械碑記

重修紹興府學碑記

玉宸道院建廟特奉聖像記

傳

魯孺人傳

范太夫人雙節傳

黃氏一門節孝傳

嚴雲門處士家傳

米太僕家傳

舒湯雙母傳

馬因客傳

譚養文飯小品卷之四

山陰王思任季重父著

孫王徐錫孝伯父訂

記 游覽

游靈巖記 山東

域中有四大刹，靈巖居其一。以秦岱之屋，烏也。乃兼有佛化見道場。當谷口有峯，堡而立，就之猥躡入谷。三里許，一梁橫跨，水淙淙出焉。北山但苦渴，得水便。

佳寺古廢，然材盡豫章，麗猶舊家面目。謁五華殿中，  
須彌南觀音，北藥師，東釋迦，西阿彌，各莊嚴精好。云  
是晉像，殿右古栢，則霜溜石根，與泰山松通寒接氣  
矣。上千佛殿，魯藩所布金錢也。萬緒一繪耳。乃入禪  
室，綠竹漪漪，亦山之阿，從香積廚，捫泉而上，謁后土  
夫人殿，俱雄兀。堦前看四山官宇，費幾許膏汗，而令  
盡不仁也。上達磨菴，隨喜鐵架架，從山湧起，高四尺  
袒其半，文似水田區，金耶石耶不可辨。或曰：神通游



戲名山中，往往有之。更上爲曲水亭，石可几而流可  
鵬望江南耶。又上爲甘露亭，佛座下一勺之多，青而  
沁。又上爲抱靈亭，老壁千仞，雲木麤稠，絕似五臺。穆  
魔，壓欲訪禪林，功德兩洞而路腹不可即，乃歸宿。夜  
蕭如秋，魚剝鯨，夢回峯冷，質明禮辟，支塔佛圖澄  
以之鎮水者，今漸殂落，愍道人救饑不暇矣。入魯班  
洞，門樅不啓，幻其事耳。而所謂通明竅者，亦守首倒  
影之意，惑愚兒便笑也。玉弇州謂其弟有泰山不可

卷之三十一 雜錄 二十一

無靈巖。子固食指不靜者，卽棄此寸彎可矣。是山開  
於盛於晉唐中，興於弘正，碣碑臥立，亂如漏澤之  
標。見未曾有，而皆應付靈巖者，似此間不書一通終  
少一段。某人來此也，歸途欲艸一疏上之，不果然。猶

記其畧曰：願乞

徐亮修曰  
山川大恩  
大德所係  
獻瑞真經  
以答不小  
之得此美  
真何羨陸

陛下。一專敕使臣乘傳走四天下，得便宜行事，仍錫  
臣墨煤萬斛，加以如月之斧。凡遇名勝之地，有所題  
說者，間存其可餘，悉聽臣劈抹，用冷泉澆之。

洗山川冤辱以章

陛下好生之德

觀泰山記

盧子占曰  
若大題目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兒時問先生，遂結一碧痞十

若大文章  
同筆不相

二歲從肝江還，驢上見嶧山，是矣。非是而痞乃痛，既

下吾亦讀  
之而氣泰

以姑孰令兩附輯圭，走堯道，僅宿春耳。終不我卽去，

來鞅鞅青未了也。丙辰之冬，岱入夢，意惡之。丁巳左

官齊慕開府李公酉卿修年好子還，亟觴之，謂泰山

色且落子馬首幸以所得來而直指畢公又申之以  
嘉命今日無筭籌之愁明日有順風之縱少伯纔出  
石室得夷光而入洞庭也景日俱賀矣乃以六月念  
四日至博邑寅鼓飯家力汰弱獎健肩輿出登封至  
紅門改腰筍看泰山易與耳吾家秦望兄弟也兩記  
室朱諸言將毋同至一天門壑石鬱確歷斗母殿高  
老橋沂澗潺潺幽雌靡定數里爲水簾洞晴捲不下  
而意可會也又數里爲馬棚厓言厓可屋馬也又數

里爲回馬嶺，蹄至此不可使爲緣也。又數里爲黃峴，嶺得名以色。此泰山轉伏轉起之踰也。微來一峯，嘗向人前，雄誕謂不讓泰山。而至此羞澁，稱婦子十步一休五步一徊，苦甚而得快活三。此三里人氣一鬆，謂之快活三也。對岸諸峯，頰紋蒼黠，披麻敝戟，起數折而慙。玉皇閣以爲至矣，舉首天絲杳杳，猶然更衣亭也。兩記室曰夥頤，泰山之高沈沈者，秦望到那許。隱殿響中見紅洙者，二天門乎。且摩蛟龍石蜿蜒而

游也。越數里飛瀑砰下，高山流水，子牙鼓於此乎。御  
帳厓，宋蹕之以是秦人所蔽風雨也。何物墓傍松，奄  
奄一息而猶忍，大夫辱爲。又數里上朝陽洞，登振衣  
亭，望微來，畏怯逡巡，已甘臣僕。下所謂有丈崖大小  
龍嶠者，盡夾壁天穿，仙巢靈窟，鐵結礮礮，止許五丁  
削一縫與人也。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  
畫重累人。正其際，耶自十八盤以上，松益瘦，瘦樹堅  
黑，苔繡或蒼或白，路梯立終無橫人。豈特不與藤共

額兩相支而已。距躍三百，輿人不我戒，級半回首，幾  
嚇廢，而目與膽大怖。蓬蓬獵獵者，卽來破肉生平雪。  
三伏之仇亦一快事。自三天門內逶迤數里，如入小  
村，頂在股掌矣。予意先謁青帝，而道士第知有元君。  
考元君之始，黃帝封岱，遣七女，雲冠羽衣，迎崑崙真  
人元君其一也。而祠前載西牛國石氏之女，得曹仙  
指入天空山，爲碧霞君，則又不知何據。金壁輪奐，靈  
爽赫然而嶽宮之祀，反有遺漉者。豈嶽帝似土官，而

元君爲置吏耶。元君走四方如鶩。歲投金錢數萬計。士女香燈。丐啼唄誦。雷吼谷搖。有墮踏至死者。而是日僅來一二輩。得餐淨游之福。甚恬之。日小午。霧蒸蒸起。道士以爲頃刻。海布則又甚。虞公羊氏之說。乃飯罷。天浣如碧。得禮青帝宮。右行而登玉皇殿。後有石壁廿丈。明皇紀泰山銘。字俱掌大。八分古勁。當是。做韓擇木筆。有桃花泉題。兩餘雲海。傍卽蘇頌東封頌。而林焯以忠孝廉節劄蓋之。傳家堂中物。強以詔。



泰山此豈可令乃祖林故見耶遇每一歲字面贊字  
何處不可惡而共欲黥泰山爲亟去看無字碑丈許  
滑玉若幕覆然絕非此山物不知何以鞭來祖龍欲  
無字今儒欲有字蒲車菹稽幸不爲所坑耳焚書有  
遂議哉乃上登封臺而泰山之極詣於此呼吸通帝  
矣下視茫茫野馬也細縷也有蠕引數灣或明或  
晦蒼耶泮耶汶水耶而後蹲几下者又微來耶如  
其拱如龜伏者梁父長白諸山耶七十二君之所封

也。孔顏之所語也。曹謝李杜諸老之所美詠也。此也。  
望後嶂一圍。其左肩更盡石黃。翡翠築突而成。何常  
吳閭石田輩來此。肩一屏去。以子所目。萬雅飛至。青  
有三十餘層。俱翼弱不前。前日濟南華不注一。乳棕  
爾若頂閣得付一炬。吾當盤礴仰空。以天爲紙。濡墨  
北海寫一。大字。此後投筆可矣。而道士又爲予言黃  
花洞幽絕也。則從丈人峯取徑。挾荒耐怪。十五里不  
聲。蛇行而得亭焉。崑崙松枝閣望其下。黑翠甍甍。

洞卽天空山也。不甚廣。跡元君拇指。飲其泉。兩腋毛  
冷。人言泰山松。泰山實無松。但稟石氣多。隱壽於此  
者勝爾。欲取桃峪尚遠。還經回鷹峯下。股不佞目矣。  
乃少臥署中。以日之西。蒞五花岡。觀周觀酌玉女泉。  
測之。捫李斯篆念九字。昧死請。凡兩山。秦詔何栗也。  
然非天子不考文。豈得人誦泰山哉。卽李斯一畫。今  
人奉曾夢見。而反燕之垣。尻棘首。時官學不師古矣。  
左行而下。爲禮斗臺。魯班洞。搜剔無異。而白雲洞。凡

幾銜楊侍郎書雨天下三字差可人乃上月觀指點  
州城畝餘方幄而穹窿之嶽宇棋枰白杪而已道士  
言某峯火燭某凌漢某神霄某塞天勝劉盆子俱透  
照中影施不大悉歸路暝矣沮寒入夜盡集暑具守  
腹背猶不支起看簷頭萬星如斗欲滴又如月晴動  
閉不等月去宮鴟尺五也相與葵松走月觀過漢武  
玉檢碑不見白雪封起但有奇鬼搏人久之黑中一  
帶血融融然俄而首踰爾時而盛人齒戰擊盡保亭

中已辨字而山半寂無雞喔視下方漆昧正人世寢  
酣時也海氣不清煜煜金盪者有物黯之雲耶山耶  
不可知亦無赤丸可探不如吾鄉越嶂早望反得跳  
快道士以爲非秋不見則日觀此來悞寒多許大矣  
呂叔簡之解不道學也從望海石履仙人橋窺捨身  
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經作法律巨書於石灰之人愚  
而慙勸之人古而迂年年無禁者何似神道設教見  
夢於元君之易從乎乃別嶽歸下南天門一瞬頓不

知吾何以上、與股肱甚、以予身蕩之、兩手據竿、僥倖  
不振落耳、仍觀石經塔盤似虎丘、大有流趣、乃元人  
書佛經一派活泉鋪過、而明人遂刻大學一章以敵  
之、苦極此輩、至山麓日已踰午、不及看漢栢、第回仰  
數十里、壁立萬仞、又靄靄雲氣中也、生中國或不能  
見秦山、見秦山或不能游、游矣或不能盡、盡矣或不  
能兩日之內、毫無所蔽、無人而獨領、吾乃知嶽游有  
夙疇音之夢、非妖也、王思任曰、吾登月觀、日落如車

愿路雲漢

濤幻然持

之有故所

以言一出

而雜制萬

孫格錫

識

有日之觀吾登日觀月掛如船有月之觀雖不兩得  
亦未兩失也秦觀入烏吳觀無馬則斷斷分矣庶幾  
周觀之東乎泰山丑寅交代之地是帝之所出震也  
萬物怒生於此首建元氣磅礴形卽壯焉宜其父豈  
崙而况四嶽也人身七尺眼僅寸餘所見者百里而  
域泰山有丈目卽可以通萬里乃其軀四千丈當知  
何視由旬耶維天東柱障大海鎮中原鍾賢聖典雲  
物潤兆民府神鬼變化無方竒不在一泉一石間也

此不可以游賞而可以觀善觀者觀其氣而已矣孔  
氏觀之曰渾然孟氏觀之曰浩然俯察厥理各有所  
會登泰山孔氏意也小天下則孟氏意也若予之意  
止在泰山一片青也今而後予之腹其空洞矣乎

謁孔林關里及孟廟記

地自生孔孟而鄒魯之鄉遂復朋友之義千里登堂  
予於先生何分也而可有過門之憾耶則既登泰山  
以望其氣矣從山麓東行三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



黃太僕曰  
冷經中獨  
出遊眼干  
古未破之  
事忽然大  
是

渡泗水忽數千頃蒼鬱駿馳至聖林耶由輦路過洙  
水橋有石人二劍笏儼如石麟虎四華表三肅拜享  
殿之下觀子貢所植楷先爲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  
夫子之藏也少昊氏雖墟於此而奎奠之精中和之  
脈至仲尼而始會泗水卻流黃玉提命此事不可語  
癡人第鳥巢荆棘非有目者所章章乎歿生事大聖  
賢更切於英雄夫子常敬觀人葬卽延陵坎子猶往  
觀之以此知向離食異環泗迎洙人之葬聖人與柳

聖人之葬聖人也。吾見若堂者矣。而斬板封。紫不取。修秦尚夫子之志乎哉。右三楹。題子貢廬墓處。妄意秦山將顏夫子獨語之子貢。而他日多學多能。諄諄然欲點紅爐之雪。必身後事。命子貢襄之。聖人亦有密教。不可得而聞耳。林木皆遠方弟子手植。至不可知名。而孔氏纍纍環墻垣之外。三千年不異處。堯舜無此盛美也。辭墓登樓。觀嶧山一點正纍。東南而顏母尼山。啓聖顏林。俱在顧盼間。從魯圭門入。觀闕里。

無編錄之  
良悉敘論  
之美  
男圖

魯兩生引由毓粹門經金聲門詣大成殿瞻拜聖容  
以文宣王冕旒鍾鼎尊嚴壁有行教像顏子隨後者  
是顧愷之畫小影像按几而坐者是吳道子畫恨不  
見司馬朴所藏輞川筆定別有一種文氣道氣也殿  
之後曰寢殿曰聖蹟殿殿之前曰杏壇二字党懷英  
書至中門左有夫子手植檜文陽紐枯而不朽米元  
章贊殊可讀徘徊奎文閣下天風穆冷古栢森然碑  
自蔡中郎陳思王以下不可勝捫左爲家廟詩禮堂

古槐瑰石不知幾何歲月右爲啓聖殿金絲堂則魯  
共王壞壁處也髣髴有人磬咳云乃從壁水出權星  
門而禽臺雙圃五父兩觀值大火正酣不能悉覩記  
止從陋巷窺顏井謁顏廟規制禮樂稍殺於夫子而  
一。窺。天。人。受。此。華。報。斯。亦。好。學。之。明。效。也。次。日。從。稷  
門出看郭外坦夷如楮望舞雩臺過九龍山忽憶李  
文正之句一方煙火無菴觀三氏絃歌有子孫真能  
話曲阜縣者矣日午抵鄒謁孟廟古栢蔽芾樂正子

配焉東祠孟母傍有小石像是孟子跽而受教者而  
稍肥似帶瘦氣庭前有元祐時所植四大槐或曰孟  
母夢泰山神乘雲至嶧而墮乃生孟子由是觀之孔  
孟之秀皆泰岱所鍾者也不三百里之內而數聖比  
肩頂絕今古予由胎以來仰止夢寐又以一日於役  
得慰所私虛往實歸其視皓首彌下汨沒塵中者得  
失幸否相去何似耶時萬曆丁巳六月念八日記此  
志榮若夫贊述詩歌則既遊聖人之門矣以讓能者

游嶧山記

龍友曰  
游多矣  
子游嶧山而知天下事不可以道傍忽也蓋子游嶧

山而幻軀凡數化泰山之石方而嶧山之石圓山如

累卵大小億萬以堆磊爲奇巧以穴洞爲玲瓏以穿

爲游覽賂一沙彌作導師至渡空舟則無隻馬兩

蓋自蔭而予化爲隸伏熱正毒探梁祝泉

頂無冠脊無縷而予化爲野人入盤龍洞觀石鐘豐

下銳上竇鑽滑試數怖數免無足目正太之事而予

龍友曰

游多矣

遊嶧山

古者皆由

海水經

入變

人變

人變

人變

人變

人變

人變

人變

人變

法界列傳

說考工摶

提液貢文

真三昧不

可思議之

妙也

又化爲偷上大通巖臂引杖接而子化爲猿撲仙人  
洞外伏內昂中俱白屎而子化爲蝠引至狗龍洞則  
以胸席石覆卧而申之上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  
約十丈餘其發者肩也縱者腹也頭憂怖而手足廢  
趾畧效焉若不寧氣一視便堪悶絕而子於此爲守  
官將至玉華頂與仙人對博矣而壁削二丈下臨萬  
仞望岱秀天齊四基蔥鬱賢聖之窟宅神洗洗也粘  
滯壁間終不敢上而子化爲蝸私念幽音至絕愈化

愈下何不騎夫鵬。俯瞰齊州九點烟。卽吾家子晉鶴背土。儘足鞚引翺視。而託言蝶。無所不栩。蠅無所不慕。肝臂無所不託。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頂。遙知古來文士。必無問頂者。至拘龍洞而投策。歎返也。不親歷人。且欺我也。是山也。其古蹟之最著者。曰嶧陽桐。尚檻其半。曰李斯碑。相傳有之。曰紀子墓。曰聖賢遺像。曰顏子石。其古刹曰興國寺。萬壽宮。玉帝殿。其泉曰源頭活水。曰蓮花池。曰甘泉洞。其名石曰象牙。曰石



鼓日龜石不可枚舉人人得以意呼之其大觀曰南  
天門此皆望而可得者也

游歷下諸勝記

劉幼孫曰  
前記低於  
雄特下下  
大闢大鏡  
是我齊魯  
一片青史

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東北山渡海  
謁岱如鴈陣點點距翼戢止而華不注虎齒刺天肥  
而銳似帝青寶碧十分塗塑者子時僑居歷山書院  
幕僚程張二君以斗酒冷之漱玉亭上觀所謂趵突  
者昔時劍標數尺而今僅爲抽節之蒲諸童子浴裸

襲之王屋之氣日短一日矣。泉也。且泉之左爲于鱗。先生自雪樓已別有所屬。何處弔中原吾黨也。樓也。且明日引鏡看間黃起。則旣抹馬矣。盡辭上官之後。披襟獨往。歷下亭子。一看菡萏千畝。流光遡空。蘆中人誰與。若肯爲我譜漁笛數弄。我不難賡桓伊也。盈盈脉脉。無以持贈人。亦誰可笑語。乃乞北門鎖鑰於某萬戶。倩睥睨爲光明焉。南山危巖如佛首者。歷山耶。舜所耕在濮。此何以歷焉。戴玄趾詩送我平生少。

知已慟哭鮑山邊東望有青蔚起者是矣元張養浩  
龍洞記畫凶刻險滂中帶笑也且寄語東南一片雲  
願以他日北望華不注而逢丑父卒智在此間與安  
得從轅源賒一葦直酌華泉下也夫山水之理必不  
可鹵莽而得濟南名勝尚稱幽夥一眺望間而欲了  
上下千百年之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者不可以  
誇驕人雖然疎籠之羽義無反顧而吾猶得翱翔成  
煙以去雖不滿腹亦不虛歸矣一嚮全鼻蜜無中邊

趙若臣曰  
為清涼一  
索特滴季  
重飛來雲  
游雄嘯作  
官不得聖  
也吾讀其  
獅窩金闕  
嶺和老杜  
鐵堂峽等  
杆剝悍斗  
灑虎視千

其韻一也。且食肉者何必馬肝而盡哉。

游五臺山記 山西

形生者久，氣化者幻，則天之所施，遂無壽焉者乎？曰：有之。天無壽風，壽雨而有壽雪。三千大千之界，予不能知，而盤古之雪都於蔥嶺，分封峨眉，支衍於五臺。則今日之所及也。滇之二果僧月峯曾為予言五臺有佛雪，緝者是萬年物，子不可作舍衛三億人而萬曆庚戌子以遷客過繁峙，正月闔寒，銳然往觀之。邑

爭無活  
垣不可一

世而茲記  
猶凶繪冷

板石穿天

令人或構

只舞即壽

當二字禁

顯五臺文

殊見之必

小起座說

字與才高

不止覽筆

之牛

生鄭振之導焉。由淳沱適我峪。潺湲聽廣長舌也。先得圭峯寺。山顛肉土。其堅踰石。躋藤而上。前捧一峯如壁。右蓄勺泉。嘉靖中□闌入谷。民保焉。鐵飛三日不下。老僧以脫粟話古昔境也。歷熊頭豹子。蕪廢不剔。間關四十里。所過人家。俱在水車風柵裏。投祕密寺。木叉和尚脩行處也。今日祕魔巖。路僅絲懸。尋鐘愈杳。凍嵐迫。真人粟馬。蝟劉繁峙。觴焉。而予同鄭生牛飲之。菘松投浴。夢竟冷然。掛峯西也。次日禮佛看。

四山矩。函欲知祕魔所以蠢頭陀。覺官哆其口而已。  
三昧經云。文殊將百億魔官。一時斂毀波旬。自見老  
羸。拄杖恐怖。謂之弊魔。意或芽於此。巖之西有飛女  
崖。相傳代州女不儷。父母勸之。投崖翼去。自此披巒  
剝峭。寒風積愁雲。繫馬頭。見有塗者。纒數丈。而到衣  
已繡成雪。朶也。山盡豫章之材。居僧者。其荒塞斧斤  
不力。在在付之一炬。樹故名柴木。得雨之後。精氣怒  
生。菌如斗壯。所云天花者也。牧兒得一本。轉易斗。雜

是木胎稟兌氣，辣飽風霜。若勞萬牛回首，徵出長江。  
則靈光突兀，何必第魯國巍然。而且尸之烙之，腐之  
煇之，曾不如吾鄉六尺榆，引聲價也。雪甚，遂蔽馬目。  
宿獅子窩，昔人見萬千金毛，嗥天吼法，有宰者波雄。  
麗鈴語清越，而綏綏者入幌。次日雪深數尺，強以皮  
冠秦復陶，上獅嶺，踰金閣。天忽大霽，日芒道道，爭雪  
元駒不可視。是時萬頃同縞，雄舍物魂鑿度，曾謂是  
荒漠萍之間，窪窪盡閉碧青線。界天正分其半，若不

得○天○力○薄○嗣○則○人○在○杳○白○際○混○沌○不○可○知○以○故○刻○刻○  
呼○答○如○印○印○塗○僥○倖○前○僧○穩○熟○不○則○乃○公○枯○竹○與○雪○  
塋○萬○仞○中○將○與○銅○駝○玉○馬○相○終○始○矣○始○知○乏○趣○袁○安○  
閉○戶○守○平○安○寧○是○耳○至○午○下○小○清○涼○看○般○若○石○脩○廣○  
五○丈○任○受○如○許○人○必○不○登○牛○馬○靈○異○蹟○也○寺○後○兩○楹○  
絕○壁○錦○堆○溪○鳴○琴○筑○我○極○戀○此○處○可○以○飲○酒○綠○渡○而○  
捫○古○清○涼○山○無○泉○脈○所○云○月○峯○師○一○呪○出○之○十○八○年○  
前○曾○訂○子○罕○山○言○俱○檀○氣○今○我○來○思○蛛○在○衲○矣○低○回○



拜之、而夜大衆皈依、梵鼓歡騰、松積雪明、午夜如月、  
不知世界之爲菱、葑水也、爲兜羅綿也、次日復下小  
清涼、上金閣、朱甍駕壑、貝葉千巖、中有立佛數丈、最  
爲無畏、然蟲魚篆幡、蘚苔書座、寺不支矣、過數里爲  
普門精舍、地新福、佛貌精好、中官各欲爭勝、則內帑  
之力、可頒崖腹布樓一派、餌香客者、雲山妙、可層遶、  
卽松徑蒼幽、亦有花木、深意乃從九龍岡、春取棧下  
澗道、以螺旋之、以狐試之、巨石礙天、老雪結石、驟蹄

把滑人而血素不定。就中惡樹怪藤生欺強阻。想有  
山以來。我行第幾人也。盼見竹林寺塔。人命差有歸  
著。然盤折良久始得之。寺主澄公。慧業文人也。較山  
軟破蓮社。唱和數絕。便欲下榻。而五臺梁明府訂脲  
在花園寺。去之。取道巡檢司。先是山中探丸聚慝。故  
有徵兵之設。今作穢粉街。酒僧博少。每每混觸名字。  
又臺僧彼此婚嫁。習以爲常。而伽藍若罔聞之。豈佛  
不校此輩。故作平等觀耶。花園寺。漢明帝所題。大孚

靈鷲者也。西域滕蘭以天眼觀見文殊住此。此刹最  
麗。梁明府先期左去。猶得藉其飲啖。寺旣偉盛。而  
中官以金瓦其殿。且脩無遮齋。鐘鳴鼎食。魄氣甚張。  
晉大饑。數千人走活。夜則裸而窟焉。蜀僧主之。此功  
德不作未來者也。次日登菩薩頂。上羅喉寺。與西來  
僧坐語半晌。了不異此中人。但俱老童子。飲水一盃。  
豆七粒耳。臺山其一文殊。而祈媚者各侈一事。羅喉  
寺曰唐人張天覺見神燈於此。圓照寺以爲舍利寶。

惠我真容院。則大士現相七日。而就塑者。下塔院寺。則云。昔有貧女。牽犬丐食。遺髮此間。化爲金絲而去。總之真幻隨境。妄言之。而姑誠聽之。何傷。又遷延而至北山寺。觀金剛窟。門扁不啓。相傳三世諸佛五百應真。俱有事於內。又至三塔等寺。環谿疊壑。雖多圯廢。吾獨喜古佛殘鐘。短垣貧衲。寒溫一茗。絕勝得意。髡作野狐。熊也。夕陽將下。而紛糝者。復九結矣。五臺不能遍登。登其極者。無如凍北。次日。洗北臺之半。寒

風久透人，僅槁葉毒龍。玄獄望之，惱酸遂以華嚴嶺  
歸宿嶺。既崑崙，下視塔院如一脫穎。雖又知臺山如  
五瓣蓮花，飯仙山左。則青烏氏所謂瓣心卷阿者也。  
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矣。須臾目放而下方正，爾其秀  
暫作天人一會。寒甚指泣，欲墮。龜勉而至法雲寺，不  
啻還家。卽衽之，快寺乃三昧姑所開。國初有華嚴老  
人誦經，木魚達金陵。高皇帝循聲而誅其事，有  
神異。詔供之，其室盈丈，一廳鑿翠。萬片芙蓉，插入

吾又極戀此處。可以讀書。山畔古雪。大擔肩入。無論  
僧依爲命。卽盛夏起居。一浣一滌。皆雪也。惠泉僧狼  
籍水。五臺僧亂用雪。恐各禿。必有圓報。鄭生聞之。亞  
然。亟熱酒。茹吾言。天風半夜。海立浪翻。屋瓦飛裂。捲  
衣狂起。而侍童以爲閒事也。次日起。暢從華林望東  
臺。俱晶砂中耕踏。雖苦極。然何如春明門內。色味塵  
手。由龍王堂上。觀音平。萬山滾蹴。似紫濤沸。戩釜中  
各不相下者。登漫天石。則鴈塞神涼。不須決臂。西華

東岱直跳恒山尖。一呼之耳五百里。收之瞬睫而臺  
前萬年冰。有培無替。遙望碧光縷。縷返照雪心。者是  
所稱緝雪者邪。西王母曰仙之上。樂有玄霜絳雪。要  
之物。老則化。不可誣矣。五臺同雲。惟四月薄謝。餘盡  
漉漉奕奕之日也。山海經以爲小咸。由首空乘之頂。  
盛夏有雪。奈何近在屢下。而遂逸之。文殊三身示化。  
應現有方。掌握恒沙。毛吞無盡。而骨俗綠輕。如飛蓬  
之子。何能窺其萬一。卽輪光燈采。妙明圓應。商英所

蕭公韓曰  
此記將西  
水經打  
一環處

且暮遇者而不得一快觀不敢誑來茲也。惟是寒瘦  
之性愛雨而貪雪。謂雨可以減事。雪可以益心也。而  
茲游也。誤入皓冥。吸吞元氣。恍惚置身於遠古之初。  
卽八駿之歌黃竹。猶其稚玄者矣。而吾生平之雪游  
賜於此。乃記之。

遊廬山記

廬山無主。峯橫潰四出。堯堯寥寥各爲尊。高不相  
揖。拔善寫廬山者矣。山尻楚吻吳。面障洪都。肩柱鄂。



山精氣通  
洩無餘不  
備了其真  
面目也

渚似喜湖江之隙而特集美於此者伏滔曰重嶺禁  
嶧仰插雲日言其高也湛方生日窈窕冲融常含霞  
而貯氣言其靈也酈道元曰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  
遜之士繼響巖窟言其風氣之可隱也慧遠曰高岩  
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白氣  
先搏或大風振岩羣籟競奏太史公東遊肆目若涉  
天庭焉是又住山之最久而得其性情狀貌者也王  
思任曰予登漢陽中峯見廬山從衡來橫亘五百里

無多也。孤芙蓉盪水上耳。然清貧矜特不呼。援倚泉  
峯雲石。自爲瓢衲團而不散。是以奪襟喉陸海之一  
宮。而幾與五岳訟。

東林山筍藪之最外者。以遠公勝。虎溪橋草湮流咽。  
覺步笑猶有響動。橋遂勝。白蓮池方廣。嗚可。是謝靈  
運手植。吾不喜。雷次宗。劉程之。等人。瑣碎。死生。儻淵  
明。放肩而來。卽恃才靈。運雜心。而至此處。箕踞堪飲  
噉矣。池竟勝。佛前兩松。遠公前兩桂。俱以清古勝。三

笑堂楊德偉屏畫有生氣勝望香爐峯講經臺翠瀟  
飯中勝舍利塔虎跑跡十八高賢像神木井冰壺聰  
明卓錫三泉陶侃所網金文殊身蓮花漏鬼墨牆李  
邕柳公權趙孟頫王守仁等碑蹟此皆示現神通貽  
留往舊吾聽僧指告存者存之歿者歿之而已最可  
慨一事遊覽蠶目逼人布施持簿不寸離廬遊之典  
步一敗然亦有爲其愚弄者乾沒金錢不小安得  
有根三十箇斜封一角解發尸陀林中聽其銷算也

子

飯三笑堂已。予携一僧西步。有林翳翳。拾級而上。乃  
謁遠公墓。公命盡時欲露。該松林同之草木。而弟子  
不忍。輒作荔枝塔覆之。傷哉。入夜翠微裏。千峯明一  
燈也。空悲虎溪月。不見雁門僧也。

望香谷入西林寺。荒落甚。永公塔亦禿圯矣。虎溪儀  
正盛。永飄然半衲。不遮脰而來。何無忌曰。清散之風  
多于遠矣。永常室虎人。畏之則諭令入山。人去復至。

青山不改遷，想當年。

香谷有廣福觀，祀匡續先生。今蕪廢，匡山名自先生得。先生辭威烈王之迎，白日輕舉，僅有廬存。因又謂之廬山。然則先生未匡之前，只呼山耶？抑成周以前人盡無足服，山猶未生，生猶未奇耶？人世短促，夢夢

此。

天草堂云：去爐峯不數丈，又云寺東跡之竟茫。有錦繡谷，夏有石門澗，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

雪其言甲廬山矣。又曰：司馬秩滿行止自繇，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成其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畢竟下回分解。若何？李太白于五老峯亦爾。文人輕誼。

盼雲峯寺始登趾，丹墀萬仞，一呼吸，黑雲幔盡，急輿至解衣，僧不內，給宿九奇庵，舊綠幽蒙，穿枝撥翠，雨浙浙入矣，得吏人送酒，主僧稍恬，萬聲齊下，夢至瀟湘，不知是風，是霧，是雨。

寨長苦與力，僧苦米，更上無米甚無僧也。亟謝手摩  
去，賦予兩脛時已上廬山，一行簿矣。亟趣走，雨後鳴  
泉爭道而下，白雲明暗，人行水氣中，反不見山也。上  
錦澗橋，萬雪奔雷，支筇巨石之側，沈叔賢摹畫不得，  
但大呼叫，自此上躡雲亭，甘露亭，覺身境愈虛，卒一  
下視，踏穿白雲，幾千襲臨，試心石，探窺無極，足二分  
垂外，勇不在此對山，一竇曰黃馘洞，人飛去不遠，留  
一几爾，絕壁有罅，壁上有字曰通仙臺，曰清虛林，近

日始出綠毛苔隱兩壁咫尺手腕展布不得寸從滴  
瀝中側眼辨之彷彿而已再上數級歐陽先生有歌  
曰廬山高書壁已渝而吾家伯安表之於坊踰彌陀  
石見大書白雲天際雄妥勁暢然是宋元人筆殊漫  
漶勉至天半亭凡九十九盤天池塔見矣跨脊下林  
逕離離密密瘦黑堅異盡東晉時松也佛前兩池供  
汲以此名寺寺故高皇帝勅建以祀周顛者赤腳  
道人張鐵冠天目尊者從之寺以此長廬山僧每習



見官出口，皆香火氣，令人不識。予獨游文殊臺，徙倚石欄之上，又過探捨身崖，俯視前峯，筍銳蓮擁，雲絮忽復纏裹，歸宿竹閣，蟲鳥已絕，深夜闐然，忽聞機杼聲，半箇一按詰朝詢之，乃萬丈壑底，一二老蝦蟆咳語。

御碑亭，紀周仙事，洋洋大哉，物力嚴壽，白鹿升仙臺，視天池，捧其足也，過佛手岩，岩前石如指，天泉沮洳，耳不奇，岩下萬木出杪，皆蛇猿之窟，綠崖行百餘武。

八分朱書竹林寺三大字。云出羅隱手。空同以爲周  
顛非是。每風雨時鐘唄大作。相傳影寺耳。清虛林乃  
其後戶。意神聖變化之跡。如石梁瀑布。五百應真所  
居。彼以水。此以山耳。又行十餘步。至訪仙亭。有趾在  
山錦川。撐插兩短松。絕懸崖以老。臥望一溜。紳下巒  
壑。翻攪神悅。悅也。飲足側行。望下方雨晴氣錯。一大  
圓鏡未開。水銀古也。光耀沕闇。砂點雲痕。竟無定處。  
從龍角石取推車嶺。望大林峯入寺。皆岡行也。噉嶠。

之極忽坦率綿亘置雞犬里巷絕不知是萬山上寺  
坐白蓮峯面擲筆筆者遠公點經筆所飛處也別作  
一開闢澗水碧澄老杉捨身貸金剛一本兩幹大蔽  
牛而雄搏虎二三僧友欠申其下白茗清陰葛風孔  
孔香汗輯矣

將至赧封一大蟬石奇藤幕之疇昔之夜讀我天池  
者得非子耶禮赤脚仙塔好老杉文杏不知何樹腹  
腫數十圍大以石爲母寸土不受

又不知何嶺下看百丈有八九十峰皆肥簪叅起白  
雲底鳥語細碎忽數羣白鷺跳來踰時是泉也

沈石田畫有豆青石坂行人泉上予極愛之至將軍  
河恰似一石架大磬上又數堆石乳石激發湍瀉中  
旋銀舞玉輪帛捲納妙難形至石田畫石可也畫水  
似猶不來

王赤城題尺五天處踰數嶺山肉忽黃子正詩絕下  
一坡種杉萬計綠雨疎風撥天無人也有僧卜地流

爲引至名鹿野，改爲黃龍潭。規製從木閣度殿僧律  
嚴，山木不得折一枝，折之必訟。至枝長而後已。以故  
叢林苑密，子過其巔，徘徊不忍去。是風氣之所鍾也。  
天池東林俱逆關苞之廬，龍面發者歸宗爲大背發  
者黃龍潭爲正。請存斯目。

金竹坪道場新建，匡山接衆處。曹能始扁曰竹裏經。  
聲有活潑泉，筧至僧厨極甘冽。寺外一樹白花四瓣，  
幽馥趁人間，爲何名僧不識也。

出金竹行嶺上，遠江浮拍，可以全受，此何方也。云是  
蕪黃之際，安得一閣，題曰楚天聽梵鼓松竿，讀書其  
上哉。

九奇峯，九峯皆奇也，而火焰更甚，如數千百駢指，指  
天天有，屈事急難自白者，上霄峯，玉尖蒼秀，秦皇漢  
武太史公之所登也。一磐石函可百人，周景式曰望  
九江以觀禹功，其茲峯乎。

仰天坪，寶圩頂也，高寒無木，有亦短瘦，五月入佛堂。

見一羣人、焚灸甚訝之、稍憩、指僵喚火矣、殿屋俱茅、  
鹿何不用瓦、曰：風壯瓦飛去、求鐵不至也。洪陽先師  
題雲中寺僧呢子徵堂額、爲書天在山中。

火焰峯、亘百餘丈、向所仰爲指蠹者、皆石笋也。石怒  
起如驚雷、擇最銳一株、踞其頂、望鄱湖、白氣中有履  
數點、又如鳧流、欸欸不見動、而見移。半時乃隱者、舟  
行也。

山至圓通、一龜攀上、短小過峽、分潯陽星子之木、極

力四五起爲桃林尖。又大嶼起爲漢陽峯。此廬山主人宅中以處者也。看大漢陽峯亦日之視眉耳。五老峯當拍肩語之。望揚瀾左蠡舟皆豆轉。或隱或見。落星石一荷盂不動者。回首江天二三株水光矣。

曬穀石山頂有數丈石可曬也。臣象坐獅乃愁山。拈出泉以輕妙茶以白炒。豆葉菜以苦炒。紫蘭花以醃。妙壁壘俱石皮皴壁。遠望之披柴堆炭以樸魯妙。從鍊丹池入牯牛嶺。或崗行或壑行。高高下下。徧指。



朱弦卷曰  
宗語之最

註者

之極兩行脚語曰不知何故山以峯名則解之曰人之姓名出在頭上

九峯互相雄起俯視天池一錐乃八座之視丞尉也其間連帥方伯郡牧之長不知爲幾千百也又如蓮瓣中穿度我作魏收映蝶無鬚不綴常有誅茅覆閉聲息杳然不領各勝不邇路岐者此中大有苦心之士

然鐵裂萬丈門開白雲綿曳湖氣之青屯如也三

館幾欲頓折導僧前去急喚問之正是含鄱嶺口。

予昔在青田小洋中得看天錦以爲奇絕不意五老峰上復看海綿之奇也天錦之色金染萬鮮俱非人目所經見而海綿素鋪幾萬里拋彈鬆稱光絳躍然覺霜雪死白爲呆凹凸不等小家數耳予初登金印時綿冒漢陽幾不憖道一老不意天錦之福尚在綿俱縮入湖江漸覆四字作開闢以來一大供予置足在中峰之頂皇恐消受默念安得裁爲大被襲回天

下寒山冷水無有啼號者發如是願以報清恩猶未  
足以塞其萬一

五大梁鐵雲皆紫青融鑄從天崩下現壽者相是名  
五老。昨面益背。而予來襁負其上。覺中老更出一頭。  
地相隔數十丈。下臨萬仞。探之惴惴。爲筆爲壺。爲旛  
竿。爲石船。爲凌雲者。皆兒孫貼膝腋也。白雲時時蒸  
伏。流叔賢謁一老。不耐事去矣。陸務滋絕叫。見海綿。  
以爲觀止。不必更登頓也。予曰訪五老也。而何三之。

二千里來，反惜此數里乎。當一揖一峯而去。四老前有臺，偏崖緣葛，乃至五老。始見鞋山，如方鳧。江光湖氣，收于此矣。導行者楚僧了一，云春夏無此一日。若所謂海綿者，無論幾十年中，遊人舌不及，卽目亦不及也。幾許同行，至乾崗嶺，不肯上，僅一銀鹿阿端同之。山水豈易緣乎哉。

從五老視月宮菴，直靴尖挑倒也。下取之，殊盤極。忽入萬餘，短髯松穿弄綠，蓓如鳥枝，暗塞淙淙也。俄而

潺湲溪亦脩行擇杳僻矣菴前樹鷲瘦竹亦無人世  
漪媚意寺禿逃人去得上方靜者燃薪汲水又得仰  
天坪豫勅儲斗米俸無餓而此一飯中節飽愜香美  
不可思議

贈灸三疊泉無有知者忽得隨州僧復曇卓契順也  
曰第從予來披撥灌莽經鉢孟嶺蛇逕而人緣之看  
匡續先生所遺驢蹄注忽山窮天出有嶺橫亘如石  
梁遙望之二友踞坐指點但與急來視其東壁萬仞

亦青黑鐵佛之奪氣。而所謂泉者如光絲細繹。又如一鱗蟻。挂肥動切作三截可愛。亦可畏也。

仙人碁盤石頗險。對望半天青壁。傲雲供濕。不知柯翼得有靜室。如蜂房之綴。意山谷云密。肥者母。乃是相思澗者。亦不知在上在下。但人命止。右尺土。過一洞五六寸。首尾相通。僥倖下。三疊泉源如雷。砲碎來人緣壁拈過。一輿夫浪膽。幾衝入潭底去。此溪緣行所謂下路從河者。皆大卵石。勉強滑度。曩師初教。

予行似鳥習飛。既而如吏曹堂候官引見。倒行安妥。又進然。步步如乳母顧予也。此深山中見人而喜。一年不過一二度。卽曇師亦偶爾來。是前生所交識也矣。

繞看三疊泉後。白雲卽緘山口。龍氣嵐陰。特賜王郎一假也。

初日峰上有磨盤石。對山則巖者千仞。皆黑英石。架起此。又不宜以山論。以石論矣。予往年見瓊臺雙闕。

采艷神恍，今乃條支之馬肝也。光如玄妻之髮位，置  
佳。妾不知何時堆此靈玉。九秋哀響，安得天杵一叩  
也。要知山川精華，定秘千郭之內。人跡不到，止  
有日月愛惜。耳壑中潺潺，相之洗肺。忽憶我几上有  
三尺鷹。瑤摩賞自雄。遂不知今日作蟻子之樂。拍手  
云疾。

望天池石過洗脚池。磔砢蹇偃穿跳喜懼。一時數易  
不愁死而愁撲。行路難寧如此。



朱砂峰如赤城火色，銳拔層霄，萬山青綠，得此一尖，亦是沒骨山家數。

過青蓮靜室，一茶渴肺，感激上一嶺，望鄱湖雲淨波明，返照如錦綉薄射。此五老啜戶，住山人謂氣不藏蓄，反不卷此。

太乙峰尊儼挺拔，部落更廣，望之徒有嗽唾數百盤，至歡喜亭，日云夕矣，乃見馬尾瀑，忽爾黃金萬頃，積鏐可愛，詢之僧，湖中沙也。

枕犁頭尖左五老而右漢陽萬壽寺也鄱湖一泓時  
青時自以爲前供天外風帆谷中樵唱是長老飯邊  
受用

棲賢寺安頰秀韻左翹玄嶂遮却半天門前雷鳴車  
過乃三峽碎來水也對此清英塵氣洗盡游人何所  
生其不肯而定謂棲者爲賢

玉淵萬杵登登雪花千斛琅玕碧骨上銀髓翻騰快  
而且活知其解者不必蘇定况弟

又云三疊泉與玉函湖威父子也然鯽魚鯽魚不如  
候鯖是家常茶飯

躡雲橋兩瀑短悍一到綠淵汰澄靈澈不知幾千仞  
直得務充一死

三峽從瞿塘灑灑灑譜來水聲之怒至此化爲轟咲  
劉混成白鶴觀窮處止一二瘦豬眠游也然古  
松古澗淙淙謖謖於丹井藥臼之間覺白日靜長棋  
聲恍惚入耳

白鹿洞以二李顯則洞蹙矣。不若道士云白鹿洞准  
白鶴觀也。觀之人僕其鶴。洞之人僕其鹿。糧絕則各  
遺入市。此語仙冷。差有致。從五老後屏山來。雄崖陰  
壑。犀牛折桂之水山焉。老松數百章。黯陰古色。極人  
世幽邃之境。第多一書院。又多一增塑聖人洞。中大  
有腐偽之氣。

慈山識地理。巖間五乳山。額曰浴雲。以五老爲左障。  
殊雄妙。有靜室帶泉。聽澗者。可以老慈山去。而其徒

文字讀書、英玉和雅、每室香供飛鳥、依人摩登、伽所攝、豈頌咒也、

七尖胡鼻峰之前有劉遺民讀書臺、可望鄱湖、洗硯池尚在、未審發願文在此、屬稿否、

鶴鳴峰下開先寺佛印之所居也、門前古木橋蔽、礮石截流、殊宜夏坐、至佛前方見西瀑、如玉練下垂、一條界破青山色、公道景事亦復不惡、奈何肯求之、東瀑馬尾水稍雌、遜會流至青玉峽、但有雷轟而雨瀑

公不得見雪花搏擊至龍池乃紺定飲嗽玉亭上飄飄乎欲仙去也

西瀑出雙劍峯之左從山腹中掛流三四百丈登布水臺觀之始嗚然人覺勞長

香爐峯視諸峯更奇秀望姊妹石亦娟娟宛肖而予飯于黃岩中見金蟒如巨椽此固其窟宅也

廬山僧占多以道士分其勝者陸脩靜然覺禪處簡寂觀亦有瀑下不鬱秀禮斗石畧具威儀飛來岱宗

扁釘口也。至於橋邊老松五六樹，雄古翹撐，當封匡阜松長。

大漢陽峯發爲金輪，金輪峯下爲歸宗寺。此吾家右軍守潯江時，居停廡賓人者也。堂堂正正之局，風氣叢藏，土壤膏美，乘地利者不此之求，而傍潯打麇鞠之鬪，吾不知其何見。

橋兩青石渡田泥耳，去五柳石不數十步。先生空食隣家，往往過之。橋石大有筋骨，不借王陽坂司。

馬柱也。

悠然見南山、殊荒坳、去栗里約三里許、是歸去來館、  
趾在一山農矣、有澗飛短澗、下縈一潭、丈石突起、陶  
先生每醉臥此、吐痕尚新、無名氏題曰淵明醉此石  
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風月清、吾幾欲挺碎  
之矣。

圓通在甘泉口、望馬耳黃龍等峰、如旗屏矗列、溪、遠、  
竹、深、三蘇之所信宿、至今勝矣、寺有夜話亭、改清音、



又改歐亭然不如夜話之雅也

中大林無音下大林門逕從松石中穿入月坐涼生  
予與沈叔賢奕久山臺無垣僧有虎慮叔賢曰廬潛  
步此一段點綴也

支殊寺攔石門之膺而亘之中落山半後屏絕巘前  
控城流絕肖闔畫又一清風處也

石門澗妙在泉壑零碎隨人纓是有珊瑚骨有瑪瑙  
腹有子闔青玉肌盡爲雪浪瑩澈溪魚陣出曾未見

前。者。或。有。月。室。卷。四。三。十。八。江。西。  
餌。相。疑。久。之。乃。信。予。門。生。梁。若。木。析。木。少。年。顏。雋。坐。  
此。痴。哈。不。肯。去。大。似。牡。丹。亭。下。尋。夢。

石門乃天闕也。二敵稍似而不敢望。此之峭峻石色  
與大月山東角伯仲。月山石妙在玄英而石門之石  
乃青紫雲結成打寶者。皴法軟密團欒全用黃子久  
中一塊香錦堆疊。寺僧索予扁題之曰鐵雲。繫更索  
聯曰花網梯海箭括通天皆實錄也。

鐵船峰在石門之側。無可登。理石門背有百丈梯通。

天池必繼下而緣上靈運明遠已曾此處著脚  
是役也予年友梁射侯備兵潯陽招而贊之射侯膠  
於官而猶韻於友猶之乎其游也歸語某某之勝射  
侯不懌而兩郎君懌甚請王子爲導師又續爲石門  
之游是射侯膠於其身而猶韻於子猶之乎其游也  
雖然予廬游之韻終以射侯不然傲巒隱妬之髡卽  
語言不通而何所感發之予曾謂官游不韻乃今知  
謂竟以官也不以官則九竒菴發足卽無所託宿矣

同遊者姑蘇沈叔賢、會稽陸務滋、續遊者梁若木、梁  
析木、伴遊者能仁寺僧完赤、而助遊者晒穀石僧了  
宗、吉祥菴了一、離言楚僧復曇、趣吾遊者棲賢之恒  
水、五乳僧堅持法可、而不厭吾遊者金竹坪見空、仰  
天坪含輝、體顏吾遊者開先之東隱、歸宗之蠡雲、文  
殊之海空、至天池東林等寺、則禿惡之觀望、擾聒遊  
興掃盡矣、遊史中亦有董狐例當併書、

予幾登大漢陽峯、而爲雨所容、亦不及飲康王谷之

水不得取吳章道則廬之幽僻隱奇未盡探焉予于廬猶有餘憾哉雖然莫親于父子莫適于夫婦而陷缺之緣人不得以力爭之則廬山與予猶朋友之交

王愚任曰星渚潯陽之間人無幾奔走市城不暇給以故予山遊不見髮人亘古無婦尼之足亦少觀色僧亦無處得酒肉賦命清兀得遂其高若生于富鬧之鄉則辱淫墮褻萬丈之尺短矣吾所絕戀者無山

字通字  
珠遊睡  
從字從  
遇之類  
矣

男爵起  
識

黃峴來曰  
吾鄉龜山  
旌而不秀  
得先生化

工之類點  
獨幾段便  
覺氣象控  
可備山

看中之海  
錯矣至四

不峯無峯不石無石不泉也至于霞采幻生白雲面  
起朝朝暮暮其處江湖之界乎所謂山澤通氣者矣

### 游龜峯山記

過河口瞥見一方青嶽甚頭腦作惟此何山也舟人  
曰弋陽之龜峯也心異之廬游還至貴溪借輿方同  
陸務滋必往之而輿人極蠢極拘峯在越而燕其轅  
走田陸溝洫如戰呂布燈團團旋旋走不出十里予  
苦督之以峯爲的而進斷乎不可只索聽之尚離峯

聲谷括地  
千古一言  
也

十里而輿且雨，又有虎，悲甚，向民家借宿，盡不內，不得已，重價構松火，以三鼓至山寺，老僧未寢，神其說曰：「三日前，伽藍昇夢，有大貴人到，可作飯，相候，予餒甚，勞甚，利之曰：『我正大貴人也。』果有飯一甌，不特而具，蓋江右俱早禾蒸熟，以備早餐者，應夢大吉，就官舍就眠，次早謁佛後，看所謂三十二峯者，老僧指點此爲玉亭峯，此爲天柱峯，此爲雲屏峯，此爲紫芝峯，此爲圭壁峯，此爲雙劍峯，此爲展旗峯，此爲朝帽峯。

此爲獅子峯，此爲龍羅峯，此爲石倉峯，此爲蝦蟆峯，此爲羅漢峯，此爲象牙峯，此爲鷹嘴峯，而其中最  
高者曰龜峯，數不盡，合亦不盡，肖務滋鄉語，予此禿  
大似法聰，數羅漢者，予亦依稀領之而已，有洞，銜  
入窺其內，凡四轉，涼風浙浙，然不可久，而予虛喝一  
聲，則谷中應者四，陸友盡探之，而予大呼之曰：陸  
務滋，則應之。陸務滋少頃，陸務滋又需之，陸務滋又  
需之，陸務滋聲漸微，而漸遠，然字字清越，予題之曰



四聲谷游竟出其寺里許一象把山左鼻垂垂然目  
睨睨然一虎把山右則蹲踞似伏氣者此地只堪神  
佛只可一游二十五里至弋甚速極悔從貴溪發足  
也署弋者爲信州端別駕爲予刻四聲谷於其洞又  
二十年予弟萬祚長弋而刻予一絕于其誌

經過玄潭記

旣辭隴洲欲展吾師劉文節公之墓晉卿父子輩  
舟携飯導之過潭登崇元觀上雪浪閣則千峯旗筆

青入天表。江水捲花。至此化爲靜玉。呂翁曾此借眠。  
題詩壁上。寒裳懶步。尋真宿清景。一宵吟不足。月在  
寒潭。風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此等境界。亦非凡肉  
所分。又曰。墨潭衝下四十里。爲石牛潭。石牛之下。爲  
玄潭。又曰。潭有蛟龍。苦客舟。許旌陽以法降之。冶鐵  
爲柱以鎮。居人建玄壇觀祀之。卽今觀也。看羅念菴  
先生讀書閣有道言。留示後學。晉卿幼亦讀書其中。  
先後狀元。固爲奇事。而念菴棄一官如脫屣。晉卿亦

每欲禪隱則或其後身亦不可知山東一老羽旄之  
則餽酒肉之則酒肉口中侏侏第言其逃兵戈之苦  
予曰焉知非我輩榜樣耶舟行十里而至 師墓蘆  
花之龍雲錦作案此猶催官地耳聞令祖太師曾活  
萬人維天錫祉佳城尚多更晉卿三世不宰殺劉氏  
之福正未艾耳

重游麻源三谷記

華子岡第三谷前有石巖觀大士予額髮奉老母頂

禮其間。笑曰：兒成名當再至。母勗之，每飯不忘也。子  
俸一第，而宦轍尼江右。強初時，又還初服，無絲以報  
母。母棄予三十年所。先大夫復卽世，固得終再至之  
命。初至盱江，恍惚華表之鶴，城郭是也。太平橋是也。  
舉日，生人旅饌，不內會兵使者。楊公覲光，郡詞李吳  
公麟徵，夜出相慰勞。於是乎得安身立命也。質明具  
辦香倩，導入敬詣。如謝康樂，且申獨往之意。棄池雞  
柴雲聲漸杳，顧問僕夫，鄧書燕對，予不能耐之。至一

整山  
清溪  
而巖  
先生

麓磻磷磷此此俄而銀浪雪毳渦旋車舞同仙瀑之  
笑呼異惡溪之喊詐是所稱麻源第三谷者耶。逕轉  
有坊曰華子仙源而明德先生題雲梯石竇于丹壁  
之上從此入靈谷巖子幼時來觀大士像在巖中今  
殿矣亭矣四十年積想而始獲投體於茲地也悲夫  
向與母同來而今不能再也見大士如見故人之母  
也故人之母依然莊嚴而子母在三界中不知所存  
在何寄也大士現女人說法慈悲救度亦何難一低

脣垂手一接予苦仁舊好之母也予入疔無識而者  
識予面者止大士以爲兒來何暮也予曰母久死矣  
今兒獨來也悲夫不能不潸然於人命之倏忽而託  
寓此生皆茫茫夢夢者矣再卜筮復得前之筮似吾  
有詩見當續此愿余生或不再至矣乃黯黯辭去  
聞紅泉石磴相隔僅里許而盡力生面叩之不靈亦  
匿不以告又山志不得卽見無論華謝之勝無從因  
想卽執友左奉常之高躅俱履底失之豈不有餘憾

哉雖然歸而有以復吾母也雖一價萬漏可也

過梅嶺記

嶺何以梅也。越王子分姓梅氏。避秦往南海。其從臣  
梅銷至嶺家焉。而築城滇水上。奉王居之。此鄉人謂  
之梅嶺。非梅花之謂也。銷歸吳芮時。留其將庾勝隸  
番君者守之。此鄉人又謂之庾嶺。亦非大庾之謂也。  
前白氏六帖言大庾嶺多梅。南枝旣落。北枝始開。卽  
長江天之所以限南北云。張無垢至嶺。絕不見一梅。

英江李官之女。感其事而手植三十樹。一段佳話。宋嘉祐中。揭曰梅關。至今尚有十餘樹。寺曰掛角。以清遠飛來寺龍鬼移至而掛一殿角于此。六祖得衣鉢南行。惠明追至此。祖擲衣鉢石上。舉之不得動。既而渴甚。祖以杖點石。遂涌清泉。所謂卓錫者也。其側有雲封寺。有張曲江祠。開鑿橫浦。其功甚偉。從北上嶺。則斗削拔天。人不苦而馬驟甚苦。迤邐而上。喘急。每數百步一憩。未至嶺。三里曰鐘鼓岩。其巖乳下。或擊



或考皆有聲。偶漏景井裂。一旦豁然至嶺。則大庾尉周懋泰脩鄉好。以中火沃洒之。而余戀嶺尋梅。想韻女之勝。讀其詩。足欲下而心不前也。

梅嶺松路記

過嶺南下。有觀音巖者。蒙井不及探。然山如積翠。臺閣一平坡。千餘丈。其土頽而淨。有松十數樹。欠申。擎舞如四皓。入公七賢。九老輩。散髮披襟。聚作清風高。語者自此澗濤銀亂壑。草丹迷路。在山骨崎嶇。劍走。

不可方軌或十步一松或五步一松或崖或岸皆秦漢時物虬龍不足比其態夔禺不足比其古肢肱挈櫻鱗甲蒼沉又有壽藤夙蘚倒映清流而騾馬魚貫販賣行憩各有關荆蜀道之意生平足目大快于此

遊清遠禺峽飛來寺記

予遊五羊取道英德萬山燥蕩雄傲狂詩不相得至禺峽而水忽泓聚山忽秀望之則廉貞聚講木火通明矣亟問榜人云此飛來寺也發書攷之始得其顛

未是時二月雨甚風駛湍悍不及泊一回首而舟已  
出峽矣清遠朱惟四峽主也以五月入省介黎美周  
締交始得其疏畧快哉二禹之秦鏡也惟四父子叔  
姪高隱俱更韻世表此峽不惜累千金以續靈運之  
歡八月予東還過清遠惟四踴躍笑眉如畫挈一舸  
趣予入峽見坊焉題十九福地見堂焉題涵碧予友  
李伯襄大宗伯所書也入圓通殿禮大士竣右之登  
則雲館隨喜大雄殿羅漢相甚古稍下之踏釣鯉臺

陟振衣亭已有千仞之勢一松百尺虬舞翼然而其  
本爍于火則惡禿謀攻之乃見夢于錢吉老者也石  
齒踽踽見達摩石曾一跌此尋御風臺歷阮俞逕竹  
不多而襜褕若鳳尾帝子採之合津處也稍上爲櫟  
社綠風古陰毛孔俱香而數本年長于石石反化爲  
樹或石穿樹而孕或樹穿石而姻理不可曉一石危  
突予友何龍友坐此呼舟人龍友瓠肥恐足不佞膽  
三步亦喘而能濟勝豈近日有異相生肉翅耶下此

爲琴心閣宏敞藻麗張制撫之所建也琴心取四山  
響應義龍友顏其堂曰流雲奏玉意殊佳而予欲省  
之爲奏雲堂高涼李曰輔拍手擊節余曰相公乃金  
華殿上語我終是酸餽口耳聽水堂左爲飛泉澗淙  
淙然從覓郵出予令健兒入懸崖上流處截數蠡沃  
之同行友陸德先以梅薑分劑澤氣太涼或腹痛教  
人想殺惠泉惟四循澗導之攀藤歷巖數折而得漱  
流石是其尊人少貞先生許身處泉之飛也初則綬

緩然如濕雪稍進，砰然雄雨之呼矣。再進而盃傾，盃覆，人語不相聞。惟四日未也，扶搖而上，則至水簾臺。瀑懸數織，皆番氍，卽濺沫猶堪珠箔。惟四置石几，石坐其間，人跡不到。鹿猿因而有之。碧苔繡草，此中當無伏。到掬泉一洗，老眼倍明。上有十九峯書院，已被山都拆圯。有臥仙巖，高僅兩尺，對瀑可同面壁。余謂友人胡我植，此坐爲君而設，戲其短也。復倚杖歌呼，陟坡老淙碧軒，上茗臺，經瑤林而還寺，取左監。

定心泉上帝子祠。二帝子面如滿月，翩遊至此，合律  
道成，白日仙去。其從行二臣曰：初曰武者，分神於二  
禺，衣冠拱衛者是耶，非耶？過此則拾丹梯而上，盡爲  
松徑。曰嘉會亭者，沈叅軍之所構也。稍上爲松關，爲  
半雲亭。孫梅嶽令君以之憩遊者。又上爲雲蘿道，又  
爲蒼雪崖，交藤古木，蔽昏日月。更老榕包石，如筋絡  
肉纏綿，不了。石上一樹柯條共枕，疑吾家仲先與潘  
章偕沒，從羅浮移葬於此，爲之輾然。再上曰雲巢，曾

季往作，柳葉篆甚古，傍爲芝林，蕭玄圃得十二紫芝處也。再上，則飛來古寺矣。梁普通中，二神化居士，詣龍舒延禪寺，請貞俊禪師曰：吾欲建一道場，延師于中，宿上遊，師許之乎？俊許諾。中夜雷雨大作，質明開戶，則殿宇森列，金相鬼然，視之在山峽矣。師乃說偈曰：此殿飛來，何不飛去，空中應曰：動不如靜。師還方丈，則香花幢蓋，天廚仙饌，悉神運鬼輸至矣。近年僧不戒鬱攸，一夕飛去。制府張公以惟四言復搆之于



百年之松三本、枕榔樹一本、蒼鬱繡天、董其事者亦  
欲攻而有之、惟四苦爭之得免、惟四開山之功不可  
殫述、而予獨謂此一事當坐首功、同行友少、修守山

老僧出茗潤賜、既而肴楮至、酒行不讓、僧乞一聯、則

應之曰、山今留寺住、人亦我飛來、相與看其來、豚則

過峽不啻蜂腰、龍既穿障而冥筆一枝特秀、惜明堂

稍逼、異日法林燈續、當有文字知識在此、演教又去

數百武、見獅石怪異、曾化老僧、會跋陀羅三藏、惟四

期厥  
崇飛

近錫

作詩討其一吼亦殊快自此以上有五色榴花、酈澁、若所謂不可知也。望歸猿洞甚峻不及登而吾難其迷處爲人悟處還畜色根血愛裂斷斬絕亦人非人之錚錚者矣。和光洞更高安昌期隱其中留詩仙去。惟四云勢逼斗魁。雖有石床丹竈。而老木翳暗棘刺。跋扈不容趾。曾及其洞戶。值風霆大作。或者恐高人窺其伎倆乎。亦且姑置之。且與藹杖頂踵接承而下。明月中江偶值宋大將軍轟砲者三。萬山環答。大將

軍以連山之役期剪滅之方後會而余邀同行諸友  
烹泉分果各釀斗酒遊奕將軍陳玄虛守禦使嚴奕  
甫俱聯至豪飲于凝碧灣上歌呼謔浪互爲搏陣覺  
金鎖之犀涎滴欲起浴灘之雀飛舞前來榘澗漸香  
浮花紅動此亦萍閣之仙都盍簪之清榜矣而况恰  
當中秋涼颺薦爽予其有遊旌者耶

有夏六月予所遊者北禺耳至南禺溟濔之七十二  
巖巖然自寄也朱惟四宴士剡類破家動數百人搜

別殆盡。天工惜斧。奏妬者有山都。茲草木荒塞矣。惟  
四之。憚日長。氣亦再鼓。無振之者。奈何哉。獨其名氏  
峯巖水石。雅趣穩頓。可永而有也。既永而有。卽不盡  
探峯巖不盡臨水石亦可也。

羅墳 關聖帝君廟碑記 紀勃

佛。教。行。于。中。國。而。中。國。不。盡。行。之。吾。夫。子。盡。行。於。中  
國。而。中。國。之。外。不。行。也。其。弘。之。血。化。而。爲。碧。子。胥。之。  
氣。怒。以。成。濤。不。敢。之。力。所。在。遇。巷。古。今。忠。勇。之。士。生。

李小學曰  
天拔漢  
削青岸出

爲名臣。死爲厲鬼。其英風桓魄。紀載甚多。然亦何至  
如帝之浩然赫赫。自中國以至夷狄。惟姓。隻行。毋論  
目。稱其土木之像。卽口。或幾之。莫不角崩心竦。而窮  
鄉婦孺。小有災患。又惟帝是呼。是顯。匪惟尊之。而又  
親之。此其故何也。曰。神道持世。亦有運在。此亦旁教  
之跋論也。張睢陽。岳武穆。豈其運獨蹇蹇。不章章人  
耳。曰。耶。李維楨曰。帝固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王世貞  
曰。至誠無息。兩者近之。而錢文薦以爲當繇護法二

極正而其  
氣令可  
自帝以來  
不解之事  
至此汗流  
髮漸痛快  
極矣

氏則二氏乞威於帝而帝又乞靈於二氏也豈其然  
更可笑者一燭之明帝乃千古是治棲禽獮常人之  
所不爲者而欲以此窺帝則何其心之愧而言之益  
糺也盈天地間一陰陽也易不稱陽陰而稱陰陽蓋  
惟陰見而陽始見有陰則有陽有大陰則有大陽張  
雖陽等所激逆沴搏觸陰而已矣而帝之所遇非僅  
僅愚昏亂賊之陰也乃古今大陰似陽之曹操也操  
之所竊皆光天以下之事也操之心出門卽已無漢

而操之身至分香猶稱安漢也何也操終於白王也  
操之心欲自居于文王而以武王賈其子也忠義名  
節操之所欲噉者也操心知帝在則漢在卽殺帝之  
身而帝之心在則漢仍在必欲潛移默買得帝之心  
以用帝乃可以致桓烈乃可以取仲謀乃可以蒙天  
命而飽其甘試思其啖葛之忍斬髮之許下邳之役  
與魏一亦相推而謬爲恭謹如此厚爲遺贈如此若  
此則吾與爾共獎王室也帝以爲此賊薄輕人至此

徐亮生日

說得目明

頭戰高人

快論清風

朗月白稱

雷震

彼以禮獻吾以禮酬立效明報。要示以朋友之誼。既  
不肯殺吾去耳。辭操之書曰。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  
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琅琅大語。萬古磨刮。此所謂  
天下之大陽。破天下之大陰者也。今夫威斗郿塢。誅  
非漢賊。然決三人之首。則必先操矣。殺莽卓者。怒殺  
操者。笑怒者。易殺而笑者。不易殺也。豈非笑甚于怒  
乎。惡紫奪朱。惡鄭聲亂雅樂。故曰有天下之大陰而  
後天下之大陽始著。孫權襲帝。不過氣數之逆。診吾



知帝之心不恨權而恨操也。帝首傳至洛操卽尋卒。所謂日與陰不兩立矣。日長在則帝之心長在。帝之心常在則帝之英爽長在。開皇玉泉之顯崇寧蚩尤之戰而我。明嘉靖萬曆中赤馬燈袍之著宜其愈久而愈烜也。謝陞以爲直豎三界橫亘四州超存浩劫不可思議。吾以爲帝不可思議而日又可思議乎。欲觀帝者觀諸日而已矣。會稽羅墳有帝宮焉。南對秦望。端如翼如。門泓鑑水。方如沼如。小子任有兄思。

信不嗣，欲舉一子嗣之，藉兄弟至義，默禱于帝，帝心許之。以天啓七年二月五日生子，命名甫起，以嗣信。信無子而有子，因椎豕割羊，徵優奏樂，以心饗帝，侑以燕詞，且選石而載之，以質四方之事。帝者，帝于漢爲前將軍，稱漢壽亭侯，漢壽，地也，亭，侯官也，似于帝爲素位，而今稱帝者，以帝入神宗之夢，神宗之所帝，吾亦帝之也，因系之以銘，其詞曰：

漢末一人，有赫神武，繇長至帝，呼爺檀祖，正陽焦禪。

吉利攝之  
孔名

盛大已諧。予言吉利。但詭戲。游幾淪。長夜賴帝正午。  
人中一點。水滸千古。諸靈遜爽。萬神集祐。補佛助孔。  
橫天徧土。嗟予丐義。丹誠似取。敢潔溪毛。仰干鐘鼓。  
測管窺蠡。代歌侑舞。秦嶽儼端。鏡波綠嫵。心依帝者。  
率觀貞砥。

張忠烈世忠堂記

李居岩曰  
有此文開  
張德講之  
少的是也

天者氣之顛也。其正大嚴毅之流行也。中于時爲秋。  
中于星爲斗。中于象爲霆。中于土爲嶽。中于水爲河。

爲漢。中于木爲竹爲松栢。中于金爲鐵。中于火爲焰。  
中于禽爲鷲。中于獸爲虎爲豸爲龍。中于艸爲蕙爲  
葵爲指佞。中于實爲粟爲椒。中于人爲英雄。而中于  
英雄之身爲膽爲血爲怒。吾何以知其然哉。繇氣而  
知之。氣旣相傳。而又有以理教之。使其氣翼馮鼓盪。  
浩浩乎。啤承而不匱。於是乎有世忠之堂。今夫福祿  
名壽。堂之美也。箕裘閎闊。堂之盛也。而吾望其氣。不  
無有悅而可干。滿而可抑。倖僥而可幾及者。至堂以

忠名。忠以世名。不愧不作。而以似以續。登斯堂也。令人有肅心焉。故大廷尉張海虹先生清勿論矣。時相庶人亦何與曹郎事而擬之爲林甫杞檜也。頌淮撫者如頌莽。捋鬚脫口。計不及此矣。諡忠烈公。稱觴而公爲之叱馭不縮。三日聞遼陷。拍案一叫曰。兒死矣。義方之素。父子自爲知己。豈不信哉。遼之役。忠烈公可以不行而行。可以走而不走。北向拜者五。西向拜者四。始爲睢陽。繼爲溫序。激烈從容。一何壯也。公鄉

何忠毅、子寅、好、同、開、事、高、忠、節、子、年、友、同、待、詔、都、下、  
稱、莫、逆、而、獨、不、得、奉、公、之、一、面、徒、批、公、于、俎、豆、之、間、  
以、想、其、騎、箕、鞭、電、之、景、公、何、往、乎、氣、猶、焯、焯、動、也、公、  
卽、不、夢、兩、是、之、亭、而、持、斧、破、門、戶、先、解、墨、吏、之、組、讀、  
其、疏、草、矢、志、之、初、嚴、法、令、世、父、領、之、矣、而、大、金、吾、一、  
文、弱、請、提、偏、旅、復、父、讎、視、權、璫、爲、腐、鼠、筆、誅、代、尚、方、  
劍、短、後、逐、歸、奉、潘、輿、行、吟、澤、畔、將、狡、寇、薄、城、下、單、騎、  
衝、圍、先、入、衛、此、鬚、眉、男、子、之、大、節、也、數、土、書、觸、時、忌、

嗾中略略常有物急吐之而民部公擊懦樞不兩立  
兩公書成告之祖告之父而告之吾君作車于室  
合轍于堂氣體所關子孫未艾正大嚴毅之意苞塞  
乎榭楹而貫通乎盼蠻此一室也豈僅僅暨塗丹牒  
豫章其林而四庭其容也乎哉且夫堂從忠立則天  
氣嚴然忠以世來則親心如在忠干而堂孝于而室  
兩物備矣吾獨訝上天流行之氣何所不磅礴而獨  
聚于沁水又聚于沁水張氏之一門若徘徊鞏結而

不○散○者○天○何○獨○私○于○張○氏○之○堂○也○人○亦○有○言○豈○無○肯  
講○必○斯○堂○也○而○後○可○以○世○矣○當○做○子○瞻○銘○吾○槐○祖○者  
而○銘○之○銘○曰

汾○水○西○流○惟○沁○東○注○邇○彼○張○仲○乃○繁○苗○裔○徒○自○陽○城  
力○田○孝○弟○文○起○永○樂○廷○官○盧○氏○數○傳○文○學○芝○生○繩○繼  
赫○赫○大○理○服○官○寅○畏○侃○侃○嶽○嶽○摧○權○拉○勢○忠○烈○輝○映  
風○臨○玉○樹○正○色○一○人○埋○輪○破○柱○監○遼○遇○陷○引○頸○就○義  
□□膜拜不食其氣有子象賢復仇夢寐嫉惡若冤



敢言不懼。丹心炯炯。貫于世世。追惟卑闇。煥茲光裕。  
天高尺五。永臨厥處。匪帝時臨。中心卽帝。百爾公孫。  
對此毋斃。

唐封公笑碧亭記

陳伯公上  
雅郡中道  
月一世界  
古世滅國  
不了復歸  
唐封公上  
使有鬼神  
於文者矣

河伯見海若歸。三月不庭。醉淫稍定。乃挈其龍鼈圖。  
書表納命稽首。毋敢再援。畔溪翁泐長。聞之轉相效。  
也。仙游唐先生之汪。啞啞然笑曰。彼稷稷者。何爲耶。  
伯首之。而且奚適也。適條乎。適忽乎。適渾沌乎。是不。

邇相爲帝則解之曰唐先生與汪德相若議論相敵也非君臣也友之而已矣。

江州兵署禿影菴記

僧影菴法  
吹影露因  
寫出九遠  
通三昧  
孫可錫  
識

潯陽兵府開匡廬左股下，構不精整而邃，復散處得福性之趣。又多林木竹鳥野鹿叫啼，遣眷屬還空，聞疑聞乃扁正序，移西塾兀處。一友陸生伴話一僮庖一僮掌籍一僮司衾服燥濕日放衙一次公事無多，燒燭習靜有頭陀出壁上其圓中規童然可愛以諱。

菴爲動止索之良久，卽譚菴也。陸生笑曰：僧贊僧耳。可知先生之前世矣。譚菴曰：又惡知後世之僧不先生是耶？見在過去未來，俱無所住。子以爲僧卽是佛乎？一薙髮佛矣。若能解佛否？佛以慈悲衆生爲法者也。僧則奉佛之法以慈悲衆生者也。佛猶若也。僧猶官也。朝卽寺也。衙門卽菴也。寺岐出曰菴。朝岐出曰衙門。此中大好脩行。古人豈謬我哉？予愧不能奉吾君以慈悲衆生，居心不淨，時有牽衣之累，回憶金闍。

弱冠時不減任育長之影。顏如白鳳。髮則玄蛇。矢志  
立願。普度一世。登之仁壽。如長眉螺髻。而後偷樂。豈  
遂知蹉跎摩頂。一至于此。文采無觀。事功不立。空作  
巾釐之杵。樣是葫蘆之畫。猶言髮短心長也。生老既  
過。豈不欺且哀哉。陸生曰。先生之出處。我知之矣。欺  
則無有哀。亦何庸姑以歡喜種子。補此大千缺陷。吾  
家士龍善笑。臨水樂樂。矧見衰經。一笑而墮。墮起復  
笑。先生之禿得無是乎。謹奄日可以解嘲。謹受笑。乃

倪鴻寶曰  
天壤間老  
大文字

題所居室曰禿影巷而爲之記。時崇禎乙亥三月立  
夏之夜。陸生名士慎會稽人。務觀齋也。

淳安陳氏孝紋堂記

徑是一篇坡老

忠廉節義之事皆可以立名而獨用之吾親或相背  
而相拂。君可犯。親不可犯也。身家可以不顧而不顧  
其親。則天壤之罪人也。攘羊之証也。教兒子爲諂面  
首。觸屏風不聽也。甚之。父命不得終。其身不冠不娶  
也。是也。而非也。是皆賊其父。醜其父。而或斬絕其父

以雪兒  
以雪兒  
以雪兒

者也蓋立名之事用之他人則著而獨用之吾親雖  
著而不甚著是故嘗糞封股埋子嚮身甚至泣血毀  
瘠以至於死一歎之已耳而以爲絕德奇行頌美之  
不休人不盡肯也非人之妬孝也以爲孝於吾親卽  
甚絕德奇行亦職分之當然而不之驚也且夫孝美  
名也而不宜名者也義皇畫家人之卦聖人測之以  
爲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父父子子子得其子  
向家道正矣無所謂孝也孝之名自詩書昉也有不

孝者而後以孝維之。聖人命名之初，有勉心焉，甚不得已者也。蓋吾觀睦之乘，而得友泉陳先生，先生事嚴父惟謹，母有疾，終月不解帶，廬墓三載，獨建祠以祀之，事庶母若嫡，友異弟若胞，晚年文在其手，曰全孝，亦有何奇行絕德，而至於格天如此其著也。意者其庸德隱微之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鑒之者乎。曾子出而友來，母齧臂呼之，曾子卽至，云母痛而心動也。孝子之於親，其精氣無息不往來者也。孝爲天經。

天者精氣之主。宜先生之見感于天如此其著也。天欲以先生之孝範人。而挈已之經以詔之。口不能言。而託之于書。又手不能書。而卽書于先生之手。更防其末路而至晚年。鑒其終身之慕不替。方以全孝歸之。天之事雖巧。而天之心亦甚苦矣。先生名滄。爲淳。生其孫王政。與予友善。欲徵其堂額。而袖乘以。不能辭。乃謂之曰。手澤猶存。莫大于此矣。爲。以歸之。



通明亭初記

去吾廬之東十武而近。有隙地半宮。枕橋帶牒。對南山。秦望屏如。望秦几如。飛鳥准之繩也。會稽山陰暨陽諸山。千疊萬壘。俱袞袖而朝。衆水遶會。更鏡潭。老來蜿蜒。碧波秀軟。游魚聽人。又地有灌木。柚梧翠羽。穿美。雞鳴桑顛。靜入太古。王子樂之。於是臨流相度。積石爲丘。構亭其上。亭成而榜之曰通明。客曰何居乎。其通明也。得毋謂異齊離見木交火禪。取易之義。

與形家合乎。王子曰：義矣而未該也。天地萬物有生  
之後，俱各章章，而與我不相通。則移恣隱閔，隔沕晦  
墨，而還其混沌。卽以人我論，莫明于人矣。然而不通  
之不明也。吾昔游京都廟市，遭五方之冠蓋，其官爵  
姓氏，鬚眉某某，亦旣無可冒蔽者矣。第肩摩踵接，畧  
不揖拱，入深山見似人者而喜，相與招呼款戀，一頃  
刻而得其家室之事。非野人之靈捷于冠蓋也。通與  
不通之故也。今夫山川孕靈，固在血肉之先，其傲兀

之氣卽相對而不肯下。始吾游于此地。巖壑位置。非  
不分明。覺與吾語言不洽。酬應無序。徘徊四望。各渙  
散底滯。而不相蒙。自有此亭。以通之。於是乎有君臣  
賓主之分。於是乎有朝迎環衛之情。於是乎有貢陳  
酌贈之禮。於是乎有翔舞踴躍之節。於是乎有韻流  
響應之聲。於是乎有納牖排闥之好。繇此而進之。朝  
烟夕靄。涼風美月。四氣之和。百昌之媚。莫不以各正  
者保合于此。其爲通也不已。嗚乎。而子亦知兔和寺。

之峰乎。其窒于繭窠也。一霧縠之隔耳。觸首無策。股支疲頓。却而復前。心誠求之。而不得其明也。一針破決。飛出空恍。計其快絕。必甚于藝人得叫者。吾之所謂通亦猶是矣。客曰。子心通而言不昧。似矣。吾聞之山藏水澗。奚明之足貴。介石塞淵。而又何定。取于通不如虛其環中。以待無窮。請以此益新亭之記。

通明亭再記

通明亭成而愛憎毀譽至。愛我者曰。木甘穀苦。石活

告敏一曰  
脫出前後

赤孽而幻  
隨過之

金死不畝肥孫子而作無益至此其憎者曰何成不  
虧何端不歆日月頗駛予與禍之父睨之而毀者則  
曰三敗來歸浚膏作堆刺人突兀猶不知四十九年  
之非譽者曰鼈峯筆起呼龍截水代有靈文事出玉  
髓王子聞之曰噫嘻此皆不通不明之故也憎亦何  
冤毀亦何讐君能求我君亦自求愛我以利譽我福  
者福兮利兮人乎天也今夫愛憎毀譽意雖分而情  
則合不過爲亭而起也使吾不有此亭則愛憎毀譽

何日而至。昔者儋父居此。豕其官而益之以漏愛譽。不至矣。而憎毀亦不至。豈儋父邀獨寬之典哉。人相忘之也。人能忘儋父而不能忘謔菴。是愛憎毀譽又不爲亭起而爲亭主人起也。雖然亭爲山水而設。人游其下者不言山水而言亭。又不言亭而止言亭之主人。亭主人不知也。亭不知也。山水亦不知也。勞攘較計誰受誰想。誰行誰識。是愛憎毀譽不起于亭。亦不起于亭之主人。而起于其不通不明之心。不亦惑。

而可哀乎。稽山有樵叟賣薪歸，輒徘徊不去，問其故。曰：此見成地子，每歛夕此一樂，非人非我，不卽不離。其通人也哉！其明人也哉！

嬭樵亭記

倪鴻寶曰：似尤招亦  
似桃林記  
樵以銀鍊  
成碑記卽  
是博大真  
人冊文雖  
然却下轉

始余之構通窮亭也，有樵至，止悅焉。數相過，自許也。吾亦悅其一二高話。從千仞岡來，悅其有蓬鬚而無蓬心。悅其戟手交股，坐我于粟陸栢皇之上，亭成矣。而樵不來。併道不出此。樵亦奇怪矣哉。意者天遇而

悟仙定不  
泥燕樵定

不泥持斧

須捨人上

通明亭者

曰

先生曰

必

子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人求之。日鑿混沌之竅。朝看麋鹿之羣。樵不能我忘。而遂忘我耶。我知之矣。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木石與石已耳。而且追琢之。丹雘之。標榜有加焉。樵以爲飾。且陋。宜其擲我而不來也。樵乎。而且來。此亦何與爾我事。夫所謂追琢丹雘者。吾以之祀白榆者也。白榆亦面家之所欲種者也。今吾簡楮。判槎枿。誅茅編蒨。以亭爾。而來仍戟手交股也。吾詢爾。山無虎乎。桂無蠹乎。松無有辱封號者乎。溪雲白乎。泉月清乎。換



魚沽酒。醉幾參矣。夕陽牛笛。聽幾闕矣。樵乎毋以蘇秦縱橫也。諺有之。知性者可與同居。蔡宜藻。鷗宜笑。爰居宜遠鐘鼓。還子亭之僕而相違相望。今而後。柴也。其來乎。然而稽山籬落地。儀圖之。絕無知者。又不欲留姓字。樵乎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戶雲隱之流。博大真人也。偶來遊戲。覺子肩睫間有猜。則入山。惟恐不深矣。焚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睜目哈歎。宥然若有喪焉。久之曰。吾失矣。吾失之矣。夫樵仙人。

也

醜竹軒記

陳眉公曰  
燕大詞

妻不可與坐子不可與諧則客妙飯呆肴俗茶限水

正誤借戲  
李納騰此

單則酒妙花不常富松不易壽富不換清壽且先韻

竹款後清  
風不了軒

則竹妙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客無竹意客可無酒無

得清富  
便清富

竹色酒可去既有竹在則可友可醉而客與酒自不

茶限水

難至謔菴先生常北游客酒甚具苦無竹則覓竹

家杼黼咏不亦以篋管几片之類發會稽五雲之想

既艾將耆矣。復廣文松海。至舍感翟醜之言。脩厥宇。越三日種竹。竹遂成。又作軒以對之。顏之曰醜竹。醜曰。招朋引類。成吾黨。生子添孫。願此君。未有酒也。則補之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先生于此凡五日。而醉三參。未幾移國子去。喟竹者曰。棗竹猗猗。瞻彼淇澳。子跣而麕。孰靴而肉。喟軒者曰。板屋板屋。亂我心曲。昔師行矣。毀其薪木。更有喟者。精鏐及百。粗糞三月。無此大鑲。或亦小拙。先生曰。不然。言卽及利亦

孔之醜何人何我何暫何久山中之七日抵世上之  
千年寓公之三月卽山中之七日今夫傳舍其官者  
必且真視其我凶于而國哀于而家不可訓也吾惡  
知後賢之不與我同好也吾又惡知後賢未來之好  
不准前賢見在之好也卽不與我同好爆此竹以禦  
飴薪此軒以代甍要亦復爲馬通溷糞之場土還其  
土已爾而先生且三月不知肉味矣二三子弟時時  
載酒竹下以報平安當必有干霄翺鳳之氣大吐東

南之美者。吾不啻醢竹。而且爲後賢醢二三子也。

二還亭記

見此茫茫。百端交集。予每畏渡西陵。輒恍然。予至治之世也。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豈不美而信哉。悲夫。夫使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洵無所乘矣。然而不能也。老子推本之論。不曰小國寡民乎。民稠則欲不足。欲不足則爭。爭之不得則驚。驚之思必起于賢智。

者。越。國。賢。智。之。鄉。而。稱。喜。愁。又。善。驚。者。也。驚。必。極。于。四。方。而。京。師。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予。每。歸。西。陵。見。驛。亭。卽。喜。又。見。去。者。什。七。而。還。者。什。三。也。什。三。之。中。旅。觀。約。分。其。一。予。爽。然。傷。之。以。爲。此。皆。知。驚。而。不。知。還。者。也。極。名。號。烜。赫。金。珠。襍。載。然。無。語。而。還。者。其。衆。又。況。結。繩。芻。末。之。長。年。如。縛。敗。豚。者。哉。今。夫。富。貴。生。死。之。說。不。出。于。聖。賢。豪。傑。之。口。謂。懸。弧。以。後。皆。行。志。之。日。也。至。課。其。底。裏。果。不。爲。富。貴。果。不。

欲生否。聖賢豪傑。非人情乎。祖宗墓廬。有不望之而  
色喜者乎。以此想之。不必倦知還。窮返本也。孔子之  
歸歟。陶令之來兮。亦不過常人之情也。許之乎。吾黨  
之狂。篤親戚之情。話也。善乎陶周望之記滕氏義莊  
也。以爲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  
意。以爲從甘美起念。則何厭之與。布衣之食之。而  
已。猶可以生。居于越也。鎮河樓之外。沙埂空澗。予欲  
置二還亭其上。一日錦還。一日生還。凡稍得富貴。隨

其力之所及。以不負虛往者。憩鐘還亭以勞之。卽不  
得富貴而猶能奉身以還。見其祖宗之墓廬者。則生  
還亭猶可憩也。憩歸入。因以勉去人。顧名思義。或一  
裁其無涯之欲。使其少得焉而止。亦猶夫太史之志  
也。予力不能亭而姑爲記。以待夫能亭者。將必有勤  
言者乎。

#### 四瑟亭記

先隴之右有支坡陀。入松迎澗。清風穆如。余心西之。



爲土人金氏不可問。日久金氏鑿斧覘其下。適值余來。憩命。冉兒解橐以贖。一松一金。幾薪盡矣。而僥倖得完。其舞雀擊蚪之體快哉。因割其隴少許。價翔不較。而余建亭其上。顏曰四瑟。鳥音松韻。澗響溪聲也。聯曰。山能人語樵亦仙風。又曰。尋松看雀眠。丹竈燃竹烹溪飯。白雲皆此亭之實錄云。山行者于此息肩于此。蔭暘于此。避雨又或于此。傍居人逃虎俱無所不可。而予之會心處。終在八松。風花雪月亦無所不。

宜。余老矣。樂行其志耳。何必平泉金谷之爲勝哉。

重修廬山白鶴觀記

修建

疎疎楚楚

落落穆穆

不食不人

或成或罷

勇向決識

廬山五老峯前有白鶴觀。道士劉混成騎鶴飛昇處也。唐高宗勅建此觀。而宋學士蘇子瞻常獨游此觀。棋有詩。天啓乙丑夏。山陰王思任來游。攜其友沈三賢。陸士慎。徘徊于觀之前後。掬池日之水。烹雲霧之。茶。摘蔬。造飯。薄飲。追涼。相與歌呼。樂甚。然而歛。噓。感。歎者。繼之。蓋不勝。今昔之俯仰焉。棟宇頽危。門櫺不。

設饑豬擾案烏鼠碎簷。雖長松歷澗，依然瑟瑟。而蒿  
荆籬，豈迷陽岑莫。下聊賴甚矣。觀主人李元丹，乞留  
一言以爲興復之藉，而任適在潯陽，爲題白鶴觀說  
以貽星子。令陳巽言倡其事，郡孝廉陶孔志爲糾首  
以成之。崇禎壬申，任復爲起部視榷鳩茲，而元丹忽  
來，出孝廉手札徵記，嗟呼廢興之故，蓋有數存，觀不  
得劉道士不創也，不得蘇學士不名也，而予與元丹  
之意，不得陳使君陶孝廉等不復也。星渚齋澁，雖未

必能煥隆章灼而亦稱稍稍恢葺矣。然而元丹目尚  
循然腹猶未甚果然也。則請有以廣之。丹知白鶴之  
說乎。夫鶴者九臯之騏驎。性必處陰。行必步斗。非仙  
人之友。則仙人之僕也。不則其分身而託焉者。不則  
其相齊州而寄焉也。費禕之樓也。介象之廟也。茅盈  
之帳也。丁令威之華表也。鄭弘之射的也。浮丘之青  
田也。王喬之緱嶺而廣成子之石穴也。皆鶴也。皆寄  
也。道士偶一乘之。遂遺雲氣入層霄。視。僂。五。老。之。

誠初士曰  
先生卽是  
披老此等  
文字有何  
分別

戲項不啻一跡爪。其間豈復知小兒輩復有土木事  
乎。子瞻聰明絕世，了元以爲大愚，卽驂鸞駕鶴爲不  
死人，猶屬最下一乘。赤壁之遊，自謂登仙羽化，而縞  
衣玄裳者，笑謂其樂非真樂。夫何知闔戶晝寢之時，  
誰與棋者。非道士與羽客戲爲君子，軍於流水，古松  
之間，以鬪髯蘇也耶。噫嘻，子瞻誠大愚矣。然而子瞻  
不愚，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勝不過三世，諸佛敗不過  
九天。仙子諸佛、仙子與我何有哉。且夫天地之間，有

此段凌烟

壁畫激忽

雲霧之態

幾不可以

色尋香味

其矣

另尚起涼

情者俱妄。無情者乃真。是故莫壽于古。松流水而道  
士與羽客皆短。日長境靜恍惚古初。不聞人聲。但聞  
落子。非禪非玄。髯得之矣。如必從道士起。見則廬山  
亦匪續以後之名。未有續時。此山何所命名。而竟無  
人來往居處。其下與過而不留。住應無所。此為深於  
樂山者也。元丹能詩可與言者。以此記歸之。

新建江州守備府并內外營房軍制碑記

岷天東灌。至潯陽九派。尻楚吻吳。據金陵上游。是為

趙匡谷曰  
原是使君

條畫而退

然不居人

昂在五老

之外矣至

文章終鏗

自與雙劍

爭雄

豫章門戶水陸四通自古英雄爭利之地高皇帝

鄱戰殲僞漢定一統湖奠江澄文皇帝北嚮精神

一意在旄頭大鹵之間叛濠作難江州以無備遂殉

今上登極籌海內大局如布子江右係中原喉頰

地乃展節鉞畀興化解公公繇名李官都戶諫所陳

畫皆邊腹生命大計言言飲食無取排擊人上嘉

乃建明皆實着可行陛辭之日喜動顏色以爲西江

得水活我窮餓且萬萬矣至未幾而九連慝作公左

手授策，右手揮羽，俄頃塵濛，會流寇蔓楚，疆吏來告。龍人以為馬癱，公懼然曰：賊有種乎？癱之馬則馬也。毒之鏗則鏗也。遂乘餘皇，星夜出鎮，揆天相地，按冊而得舊兵，巡陸公夢龍始作軍，嘆曰：識基之矣。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二小一，孰是雄州不成一旅。於是乎議營制，查舊額，新募兵共四百六十九名。又加兵二千，陸營兵四百四十五名，而又加以衛軍一千一百一十五名，共為一軍，軍聚矣。於是乎議將領，謂



饒備之鞭雖長不及題請 欽命一將衛曰南九守  
備總水陸之巡以統其衆制曰可於是乎議偏裨置  
陸哨標營中軍官一員衛營中軍官一員標營哨官  
四員衛營哨官七員水哨上巡官一員中巡官一員  
下巡官一員而城內一營設中軍官一員哨官二員  
又設軍兵二百名其次隊長什長巡軍各有差於是  
乎議廩餉在守備歲廩餉心紅紙劄油燭銀一百六  
十八兩中軍歲二十五兩七錢四分又原之家丁一

名歲七兩二錢哨官歲各十兩一錢塘兵歲各九兩  
六錢隊長歲各九兩四錢什長歲各九兩三錢散兵  
歲各八兩九錢共銀四千一百四十九兩零往時強  
者預食或兼冒弱者或餓啼終歲不得今按季赴雲  
使者倡給而兵腹始劑無不均之嘆於是乎議居處  
守備府白門至堂序兩廡凡四十楹中軍廳九楹哨  
官房八楹各兵營房共二百楹而在城內中軍官廳  
屏凡十楹兵營房六十楹又築海天堤凡三百七十

丈高六尺、築演武場九楹、塹基十丈、共費金二千三百有奇、俱公設處、毫不民派、又發佛郎機鎗、鏡等器三百件、於是乎議訓練、每月三六九日、守備陸操、教坐作進退攻守之法、水操教帆檣、泗沒順逆之法、而季則兵使者考其習否之勤惰、以殿最其兵、及長而至于將、則又爲之議法、存何者、巡、堞、何者、巡、陷、何者、巡、郡、邑之莊、與、狩、徙、則、又、爲、之、議、官、守、令、無、致、侵、莫、曠、無、敢、受、民、誣、無、敢、捨、擊、刺、而、務、郎、當、兵、民、並、育、而

不相害不惟不相害而且相利是役也公有遐心焉  
不因九連起見亦不第爲流警惕思公所謂看投瓊  
之六面防曲突于九淵慮乘墉者淺而慮伏莽者深  
觀其入告之語崇山峻嶺未敢明言則誠安社稷之  
苦心也君子以是知公之忠也衛生靈之厚心也君  
子以是知公之仁也兵使者因公成事而無能奉行  
之徒有紀述辭其可以已矣乎是役也前直指使者  
王公萬象共題請今直指使者李公宗著督之竣事

而共襄事者太守汪秉元同知楊學孔通判張星耀  
推官劉孔源德化令伍常遜守備黃明卿而董其工  
者典史金光燦俱得附名列碑後而不佞任復申之  
一言大江東走。虛青天障。赫赫江州。據巖峇。頃池水  
未師。流氛有恙。中丞出鎮。鷹揚虎帳。巡行郤顧。置兵  
題將。其將維勇。擬象拔牛。其兵維趨。投石挾輜。軍容  
繹繹。赤幘絳鞬。駟介彭彭。以守以蒐。乃卜之居。視生  
飲旺。乃衛之堤。避汗處亢。雲屯魚麗。旂旄鮮壯。劈礮

二隋既竣  
諸友請錢

相國之記

大約紀工

費加勸勉

謂當事也

陸州朱師

同常然述

師過請家

大人更爲

叫鷲鋒飛破向西江作保更扼神京威靈四暢呀

吸喚磨用銷山疾用滌江腥膚功在社永著令名

重脩紹興府學碑記

吾郡學世遠不知所昉戴新志唐時置城北隅宋嘉祐始南遷向離迎翼成化中守白吉二公補苴之弘治中守游公更加營構萬曆九年守傅公移置增建乃大備而人文甲天下至今歷四朝過甲子風雨侵蝕木上圯崩斲腹劍漶徘徊宮墻之外者俱歎息

記而自述並役之

若主計之

清若不欲

尋常通用

者大人唯

唯喻日蒸

威命小子

錄出魏私

釋之即從

學師工督

不荷發想

而以大學

務物立論

又以先聖

二明德通

無色而義興麗青王公實來瞻謁之後躊躇四望謂

司李隴西關公曰孰與斯士而聽之聞魯弗耀也耶

乃相與計度獨處節縮得錢五百四十六兩進博士

師朱公等而董之曰凡作事者謀始與其謀國不若

謀家國則寬家則力學故公等之家也往檄有司有

司檄尉簿凌夷下胥史臺隸百相謾也百相窟也分

潤則單枯中枯則外潤公等勉之於是諸博士師唯

唯朝受命而夕飲冰俱親督手民程手貨未數月而

兩台同文  
呼禹何孔

初合作一

家此方是

和興府學

一字不那

一畫不缺

之碑記也

知知文章

不在錄矣

勝意思

尚大自然

可落而不

可及昔感

鳳一鳴岐

山之花盡

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矣天衢雲路巍殿穹門脩

廊隆棟瓦墁城甃題榮棗楠諸賢祠宇及板重靡不

極絢好堅麗之致有是哉恍然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升吾夫子之堂而聞金絲磬效之聲也乃問記於

王子王子曰公等亦知二千石公之深意乎二千石

公不第謂化民成俗興學爲先不如俗吏之私小其

索篋而所務在刀筆也公以爲方領矩步朝斯夕斯

象魏之懸木鐸之徇不足以提撕警覺之而欲以革



發八百年  
和瑞結作

成周豈似

鷓妍鷓巧

取人嫉悅

已也

卷四

謂之義外新其耳目而內欲新其心志使民之秀者  
日新作新而共以新命云耳又以為至善之旨端自  
格物始不有司是督而督乃公以為竹頭木屑陶冶  
錢穀備作惰勤工苦之細不詳格之則物不善使治  
國治天下者皆如此治學則金匱之醫可完玉塞之  
頽可築鐵樞石匱之蠹可剔同舟肯構之誼可盟而  
么口醜馘之領可獻祖宗二百年來養士朝斯夕  
斯將無憬然於斯乎不然二氏之宇翬翼律律金壁

煥如其徒之有志者尚能鍊腰負石舒脚碾輪不愛  
頂踵以報厥恩以庶生衆諸多士食鷓斯而處蠓室  
其何以對作之君作之師也竊又求之新善助於明  
德而明德之遠者鼻祖禘禹禹則格物之至精者也  
敷土刑木作貢辨方卽絲枲松石桐磬齒毛狐熊箒  
簞橘柚塗泥瑣瑣不可勝紀之物禹皆自綱自紀之  
此亦洪荒後之大脩葺矣遙想九州漸被六府時功  
舉昏墊之四海一旦大滌於光明則明開新舉昔之

言  
卷八  
十一  
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大小雖殊其致一矣吾夫子  
上下百王獨無間於禹禹曰神禹又曰大禹實以大  
人之學惟禹接堯舜而傳文武會稽乃厥計功之地  
先聖後聖一俎一尊五相對越其精氣往來亦惟是  
臯夔顏閔諸公知之而朝斯夕斯者民雖秀可繇而  
未可即使知也形家言穴博五行之盡學當五位之  
甲稽郡於薄海爲陽璇之地而郡庠於太乙占竹箭  
之奇二聖在天仰觀俯察文命同之是役也妥聖併

賢光天壽。海皆二公之膚賜。若僅曰英文蔚起。大科  
烜奕。黎庶又從。安阜無量。此猶其緒餘也。諸博士師  
曰。子言無佞。然而致孝盡美。則二公亦禹之遺意。異  
時共祀之。瞽宗其誰曰不然。余曰。再予記可矣。

玉宸道院建廟特奉 聖像記

留拓日  
心傳秀  
入金作  
源  
世氣仍

肅宗朝。羅峯相公創議易 聖像爲字位。若板重然。  
天下萬世以爲尊崇。吾夫子莫此若。其理正。其氣壯。  
不易之言也。予獨謂其豎義居半。尊崇之意。豈不以

爲土木形骸。藜吾夫子云爾。然則板重獨非木乎。裸形踞蹠于廟貌之前。或鼠雀蛛絲毀蝕其面目。剝落其袍裳。誠亦可憾。然吾見字位之前。雞猪亦來而香燈亦未肅也。是尊與藜之故不在貌與字之間也明矣。去留都蟒蛇倉數武。故者玉宸道院前有三官殿。而後以寶閣奉玉皇。閣之下有吾夫子之像。乃脫沙。胚胎傳自宋元。以迄今日。當經峰得。旨易位時。勅天下盡撤去土木像。卽毋敢恃功。令以肅皇帝之威。

靈羅峯相公之教。執有所從。華。卽窮取下邑。周敢踰時日。而此像。在都門。如突兀靈光殿。獨留不毀。此必有愚父老。負之而趨。若微子之抱器。屠岸賈之存孤。魯朱家之匿季布。唐義士暴六陵之骨。真東青樹下。痛哭而後去者。此心何心也。是真以爲吾夫子在。是其智猶在。有若似孔子之上也。乃真能尊崇吾夫子者也。何者。吾夫子之像。不存于沙胎。而存于奉沙胎者之心。則卽沙胎。以見吾夫子。堯顙禹肩。秋陽江漢。

之氣亦何爲而不可。縣是觀之其心存則其像見。吾惡知夫子在天之靈不欲憇遺一老于聖祖開天禮樂冠裳之會也。然則是像也。匪愚父老存之而夫子自存之者也。丁蘭木母猶有生歡。漢闕銅人尚知涕淚。以知往知來能料祖龍之入室。能奏金絲于隔牆。曰大而化曰神而不可知之聖。遂不能保其遺像于萬一之中乎哉。道士某發心欲建一廟以妥此像。孔李自是通家。道教總歸一性。不獨鑒其迷墨之心。而

抑當取其反經之意。且以愧吾人之入聖域。利吾廬以規便營私者。曾異端之不若。予同年房觀察以記屬余。請以此紀之。

魯孺人傳

爲王茂弘也。妻者是爲德之兄弟也。母姓魯氏。前比部晝堂先生之女也。母始歸。少年相莊如賓友。茂弘以高才古博自命。由泮入璧水。得肆力墳典。交四方之士。無內顧憂。則賴有魯孺人在。琴瑟既和矣。翟



八十二  
輦象掃且夕以之。酬袴布。昊天不弔。黃鵠遺之音。孺人計不知所出。絕去踰日而甦。貌諸孤。雄雌皆四也。雪滂曰。咄。駭婦人是不爲遺體一慟而來。隣於情矣。於是視舍敦木。辭朝卜。藏抱諸見而哭。諸堂抱諸女而哭。諸寢哭竟與之約口。男受書。女受紅。毋。豫也。自茲以往。我不而母。乃而師矣。食而以毋。扶而則以師。所不如約者。請先君子之靈。孥戮汝。於是經長史。仲小學。口授叔。且季女領繡文。亦稱是。當是時。孺人

爲母爲師未已也。執爨掃除。枯槁緝緝。光則時而爲。賤爲僕。田畝公私。鐘石出入。則時而爲。主記爲踐。更防惰警偷。慎酒食。游與屏身。竊聽則時而遜者爲觀。察使於是乎。男有室。女有家。於是乎室得其賢而家歸於好。凡大典大禮。應酬小節。竒零委瑣。槍襍煩闕之事。皆於丁年一發。婦取辦。人絕不知。茂弘已歿。又聞儒人機敏。驚靜事已辦。而口常不言。人亦絕不知。堂以內。惟魯儒人一也。今四子彬彬。鳳起主文壇。更

迭稱霸而諸侯復蔚然扶疎玉樹。孺人食報方新而  
心已瘁矣。始稱壽乃歿。歿之日。知與不知。皆噴噴歎  
美之。有悼孺人至淚下者。

外史氏曰。魯孺人倩。徐生徵予言。爲媪壽。未及言而  
典刑已去。然予聞之。徐生孺人行甚集。非髮中人也。  
抑奇男子之錚錚者乎。夫歿而復生之。又復成之。將  
鼎食矣。誼不忍獨饗。乃歸命於夫子。彼維經一哭者。  
視孺人之終始。節力何如也。所謂歿而不歿。歿而不

歿。乃壽之。大者。豈必幻泡之軀。上一觴哉。

范太夫人雙節傳

子曾爲慈水潘氏傳雙節。今范孝廉以其兩尊人狀來。事益奇。而志合符節。何天海之間。間氣流行。獨盛也。或曰。南龍從峴柱趨海。其混龐浩大之所融注。有在而不迴者。陰陽取精爲忠爲節。豈其然乎。傳曰。儒士范時禎。妻朱氏。二十一而寡。弟范時行。十九而寡。舅姑先去。家赤貧。朱之父母憐朱。

淵之不答。給其歸寧。爲之所。朱皇急赴。滿賴有天幸。兄弟援起。詰朝以衣刀剔目。斃而復蘇。尋鬻髮作婢。顏自廢。而汪之哭。夫目眇血裂。隣嫗之語不祥。卽持斧自劈。又賴朱以免。逾年惡少。或豔之。遂緝衣自經。破壁搥楨。得解懸。自後二寡起居食息。若形影也。朱舉一子。名我躬。汪共之。寒餓教讀。事皆二寡。世指中。遞給我躬。舉於鄉。尚未成進士。以二老老。勉領暨陽之鐸。予以天啓丁卯秋。游五嶽。飯其首蓿之齋。朱力。

人七十有二矣。暨陽弟子稱鶴爲壽。我躬悅而復陪也。曰：小人有母，已試一日之養。而汪母年六十有七，不可與耐也。行者居者，猶二其望。我躬不力，以勞母心。而暨陽諸弟子言：范先生津津持大體，不受一寒錢。介如也。嗟呼！古今輦上，豈顯人是。少喪節辱生，卽三公九錫，一笑耳。我躬擘洲，娉脩一筮仕而不苟。其他日奉二老福，稱太夫人以天官之食報罔極。其有既乎。我躬復有子，靈通犀表。天之所以報苦節者，如

此其厚也

王思任曰同心斷金古亦有之激爲左杜冷爲寒給  
濟爲白嬰然此皆鬚髯持世或出世漢也豈料粉膩  
之間有一德哉無巴財閱望之術無刑書南史之懸  
無破琴息斲之要無丹雞白犬之誓見謂一鞍一馬  
馬○歿○鞍○殉○耳○所○見○同○故○可○以○同○歿○又○可○以○同○生○又○可  
以○忘○生○歿○而○同○老○天○之○沴○氣○偶○逆○于○范○而○兄○弟○早○殲  
天○之○元○氣○又○大○聚○于○范○而○妯○若○裡○貞○且○壽○而○昌○而○毅

矣。天以逆成其順，而又以順轉診爲祥。天乎！然朱其人，汪其人，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而兼得之者，范也。范既腴奕矣哉！嗣後鼎貴表章，俱末節也。

黃氏一門節孝傳

崇明秀才黃長偉，高文亮節，稱獨行。妻倪氏，十七年歸，廿八歲而寡，奉髓和熊，皆於十指攻。昔嫡姑來，遂不肉食，繼姑病，則灼臂以祈痊，而其自彌留也。能計時，月不爲火風所亂，有子家嘉，事之亦如倪之事姑。



也。母病亦刲股以進，不效則刻木像以哭之。鄉人曰：有是母而有是子矣。

王思任曰：以中庸之理論之，公姑父母之病無常，而四肢有陰黃氏故當世臂則爲黃氏之臂者，不亦難乎？曰：此言不勸不勸猶可，而可以爲懲乎？能不利其身者，方能愛其親。倪母與家慕皆一念所起，而庶幾其效也。非以爲箕爲裘而必肖其所爲也。效不效可與不可，皆無論也。茹素資冥福有之乎？刻木奉晨昏。

是母乎。有與不有。是與非是。皆無論也。不過還其一  
念而已矣。而黃氏之家有簷滴矣。

嚴雲門處士家傳

嚴雲門處士。名字春。字仲仁。吳洞庭之東山人也。曾  
祖芥舟公。以進士比部郎出守鄴郡。治行祀名宦。生  
逸山公。滂有姘節。生子文石公。果邑庠生。無書不讀。  
無言語不妙。世所行天隱子集者是也。乃生處士。郡  
守公自鄴還。解橐喚兒起前。受賜視之。乃銅雀瓦數

片冰室之石墨一斛也。又詔之以舊本三都賦。文石  
公謹受教。每晨起較警。子史萬卷。盡二螺乃止。洞庭  
故古之震澤。魚鮮橋韻。不可以食。烟火之喉。文石公  
不樂出。而蕭疎好客。烹雞倒羹。命巾車。縱游艇。領畧  
東西兩山之勝者。無虛日。處士先意承志。共給而儲  
胥之家。日控乃走金陵。講趨時之策。金陵故四方大  
都會也。奸利者于斯。而大豪古俠亦于斯。處士即無  
不處也。居室少有。而文石公病入夢。兼夕歸。上所得。

孰多文石公霍然起笑曰有吾兒不愁無我客也乃  
復走金陵四方之士謁鍾阜泛秦淮之明日卽爭欲  
識嚴雲門面而處士不告悵露接應會四坐僉懼一  
夕亾其篋跡之隣少也于擲者欲苦之處士不可是  
子親老而貧不問可矣他年隣少大盜犯械而過處  
士之門俛頸疾走曰何顏見嚴公一傭病劇乞還詢  
其故曰公長者不欲穢公庭耳處士曰如此精酷中  
走四十里不及家矣亟舒肩醫治有不測于我殯竟

全活而猶子某乏甚以所居士秀處士返秀授之金  
猶子不幸歿撫其孤更痛有女弟少歌黃鵠誓不二  
庭處士迎而養之終其身文石公軒鬚垂腹與元美  
子威分壇角立元美子威以城樂知交遍天下冠蓋  
文石公以山樂知交遍兩山樵漁處士所函至密鼠  
雲蛆天花海錯桂蠹葫精熊蒸象約之彙何曾之所  
未食膳祖之所不知者題封歸此閩人此蜀人此厲  
門龍塞人遺兒爲壽者遍管漁樵人漁樵人食指雖

動不能省記。第曰好好。暗相懷去。而文石公之懼。更甚。天下有一官是。亟而親未飽。其一菽者。又或以親行法子。意中所誅者不少。視處士當何如愧殺也。處士每祭必躬。察盤盂次第。上爵口紛若。而其視松檟也。折一枝。如夷其股。用是墓木拱而無觸。鬱蔥纒然矣。有鎮名秦駐。客寄也。路窳梁圯。處士整之。或曰。事不我切。處士曰。郭有道。掃舍。豈其心獨騃。板哉。文石公至。菴呼處士共飲。拊其頂曰。吾兒孝子也。亦仁

人也。文石如蠶叢揚簡情。蔗言一字不輕許。可人豈有譽兒癖乎。孝子仁人處士之品。父定之矣。至今怡老堂上。棋枰書几。恍聆警欬。則天隱子處士之盼發金絲猶動也。處士元配葉孺人。莊肅而儉。昧明督滅。獲勤事而小星之德更著。亞配楊孺人。佐夫輔嫡。其淑恭慈惠有加。生二子。昌祚昌榮。能世天隱子之學。而大處士之業者。

外史氏曰。吾聞洞庭嚴處士清特古異。豐頰而髯。畏

官人如浼有雀鹿之性焉。天隱子所稟也。其中道  
曰儉而恕、寬而和、至仁孝二字、其父歸之矣。得陳徵  
君狀之、孔宗伯誌之、而不文之。王子爲之傳、處士可  
以無憾也。伊二子有一言未肖其父、則寢食不安、嗟  
呼此精于求親者也。昔有壽山澤之癯叟、傅粉施韶、  
朝夕上食、美則美矣、是他人耳。以此見嚴氏之子孫  
不但世且孝、而文章大雅、亦穆乎其遠矣。

米太僕家傳



太僕與子游膠序數騎驢聳雪肩譚文藝相問難同  
鄉舉又同捷南宮同出黃鐵庵先生門下又同讀禮  
逾廿年而太僕分節婺州子爲隣編其仲子壽都向  
子問業太僕以玉樓成召去壽都徵子傳三年乃訖  
諾非敢後也欲詳之而以小艸冗不可鹵蔡報也壽  
都孝子更文士讀其行實墨俱淚突又讀鴻寶石齋  
兩史公誌表太僕可以不歎然而子欲起而生之子  
非能生太僕如李少君藥道士輩竟追而鬼召之也

人之不忍死其親○則爲位以哭之○爲位不似○則刻木以哭之○刻木又不似○則傳神以哭之○傳神者終不似○則聰明之子○求文以似之○然而文章家述美誦懿○本欲似之○而又終不似其所有○若兩史公之文○太僕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壽都可以哭矣○而壽都猶未慟也○至子之傳太僕也○則欲壽都之慟也○蓋子與太僕交最久○知最狎○欲以傳傳之也○正如畫者○兩史公畫其朝像○而子欲畫其不衫不履亂髮亦好處也○噫

吁兮痛哉。

傳曰故太僕寺少卿米公萬鍾關西安化人也。以祖  
父錦永籍隸都下。字仲詔。性喜石。慕其家漣城風。故  
號友石。其爲人也。正氣古心。韻雅文雋。是其本色。而  
好名脩俠。喜爭勝。懶疎癡癖處。亦復不少。公生有萬  
夫之稟。今文古文。詩歌詞賦。俱登峯造極。至所傳三  
跌子四句半鹽水鏡花夾村粘雅元人唱之。而脫頤  
者尤精。戈法稱南董北米。四天之下。求米字者。買得。

履輒相誇詫。因是每晨啓履。滿函塞。乃置簿錄。所求  
姓氏。往往失遺。至攢眉償累不懈。公亦稍稍自矜重。  
雪蠶舊紙。冷金便面。鋪置沉香板上。必麗兒吹簫管。  
引滿一盃。乃疾書得意。公復善爲斗尺字。五侯緹騎。  
中貴家。往往得之。華其堂。公常以此椎驕。玄宰而予。  
故翽且抑之。又善畫山水鳥花。俱造微入妙。久之不  
能給。則應月出金錢倩。捉刀人捉刀人燥濕難調。反  
以此持公公不能飲能好不能醉而喜看醉人能琴。

能英能操樂能蹴丸能劍能謎隱誰諧打冷哨緝冰  
趣能審音顧曲能別自博古圖而其大要焉好者在  
石少共子游灑水見一雜姬名卿卿驟惑之遂絕去  
同年友一行掄柳公如嬰兒啼獨後別回環梭送房  
以百里爲千里初令玄扈不棄一錢弟愛其文竹數  
千段截爲杯筒榻座膠漆快年許而轉輸費更甚今  
巴嶽治行卓三異矣忽欲看浪如象大鼓在天上之  
峽瀕借郵符帶來砂解至京蹇屯坎困之卦備游之

雖筋磨氣耗不悔猶曰不足以償一日也。調令六合走姑蘇謁節鉞。或言太湖去西子湖三日夜耳。卽臂篆往觀之。然大有去後思于六合。六合人孫伯觀。胄士也。俠而藻。作板重祀。專諸祀。張果老祀。王無功祀。米仲詔人。以爲異。而予以爲同。其視陶清源也。偶過水月菴。習靜。乘人餘。皇至。遣一程。不顧。吏曰。當往候之。公怒。母洞乃公事。茂陵劉郎如掃落葉。損公緡索。公爲牘者。踏穿門限。公自怨。毒時。搥胸頓足。米生米。

生何乃自苦如此俄而曰飛鳥依人窮而腫我且奈  
何一猗至見公曰走非累公者但家貧覓得雲籃紙  
十幅乞公書可以得百金公肯諾不必贈王不留行  
矣公大笑便呼墨汁立付之客便納首辭去留之明  
日辭踰月又辭公乃益強之留大飽所射而去公至  
今不疑也公至杭爲觀察從未題封半面之書募各  
之羽衲求通寫募者踵相妬也會往四明講經使探  
禹穴爲亡賴少年所擁奉過我門不入時予失宮失

怙○知○其○性○不○以○爲○憾○公○亦○不○以○爲○歉○其○坦○忘○類○如○此○  
省○大○比○士○借○公○外○徵○察○公○方○角○巾○芒○履○步○昭○慶○寺○訪○  
古○畫○及○時○之○朝○盈○孜孜○惟○恐○失○者○諸○士○子○科○頭○戟○手○  
謾○罵○其○呵○護○不○遜○避○公○不○忤○也○曾○邀○子○游○三○洞○一○洞○  
須○蕤○火○舟○摩○入○崖○如○鼻○聖○人○挺○臥○若○小○斂○子○意○難○之○  
公○卽○銳○然○去○冠○裳○以○先○之○有○烏○傷○簿○當○答○持○公○朱○牘○  
易○墨○字○詰○之○何○故○願○得○多○書○罪○數○行○還○家○手○公○字○耳○  
公○乃○慰○之○去○反○貽○多○書○被○羊○肉○騙○矣○出○優○獮○獍○我○戲○



槍兀木刀械悉眞具一錯不可知而公喜以此驚座  
有僮司別墅沒穀粟盈千有告者公怒甚迫欲得之  
嚼其肉無不爲此奴危奴笑曰不須我虞厥公在側  
坐袒而背荆出袖中蝗數升飛起大呼曰天乎奴歿  
于此矣滕前抱公足大號請賜歿公曰噉且走一走  
而事解公在海淀作勺園引水種竹大似擘江南晚  
作漫園領蒹葭之趣然喜爲曲折展轉之事移戶  
換客率不得入卽入亦不解何出客方悶迷公乃缺

而所爲米家燈者卽以米家園之境自摹之而自譜  
之。每上元夕觀者如慕鰲城所懋古雲山房房中積  
卷石爲山艸木生之寶藏興焉事事欲異於他所著  
石幾至萬金獨一石峯詭響越寵之別館以當御徵  
閩人吳文仲用孫位畫夾法圖出遍索四天下題呼  
予猶心許之而未竟公又得房山一大石便欲負之  
而趨日鞭騾至千頭行僅一二里貨于錢半萬如靖  
郭君拒諫吾無辭爲之終不得至乃卽半途築垣衛

之如守塚者設數十戶歲時一往上食公之門自道  
學文章技藝拳勇三教九流百工傭作一長可取之  
人公皆錄之飲食若流賄贈無算公不甚町畦大度  
普心無賢愚厚薄親疎可否之別以故歿之日客存  
散者俱半惟六合孫伯觀弼壽都管大事蘇簡遺囊  
三十碎金而已賴大京兆劉公榮嗣少司農劉公重  
慶醪贈之始得歛公居官清介內持不以貧旌杓客  
告之貧雖甚無長物亦必以杯棗付質庫應之魏璠

羶公才子欲諷一往不得南中大貂祠頌乞公書公  
正藩芝陽麾其幣厲聲曰刀鋸餘欲我捉筆哉竟以  
此削短後衣潛齊魯間幾不免今上龍飛賜環  
卒至有僮往石門信至公夜上封事請速斬督師頭  
速備禦俄而薄城下矣公提刀守德勝門去卽不  
言徙薪功冢宰每晤云公耆宿也卽當啓事奈無斂  
公曰一人出一人補矣安得缺冢宰手謝之而心拂  
矣公遂以太僕終元配李淑人早卒繼配陸淑人勤

敏佐公官。以十指供中饋。和熊。勗壽都成名士。公革  
之時。一慟而絕。格于命。婦反不可稱。烈國家事。往  
往如此。李生孟祺娶王氏。祺歿而王。刎得表烈。何忠  
義家之多難。多奇也。亦有人譽。豈盡天語哉。陸生  
卽壽都。文苑中之飛鋒也。父母喪一時。弟壽國方覓  
梨粟。一臂爲父枯。一臂爲母枯。一手拍父棺。一手拍  
母棺。痛哉。天不助善人。以濟禍憐之。子之爲此。傳願  
壽都一慟之後。勿再目也。

外史氏曰。人各有偏。至不掩其全。予嘗誦仲詔子之  
石破瓜久矣。仲詔曰。君家大令。何不厭家雞耶。仲詔  
過潤州。表元章墓。至犯難構訟。大有費破。乃得還。其  
不馬。此皆人情之所不必爲者。不必爲而必爲之。乃  
所以爲仲詔。至懶踈癡癡。人不敢以之加仲詔。而加  
之者。惟予。則予固仲詔之知己也。民有三疾。何害。狂  
狃。卽不得抗中行乎。

舒湯雙母傳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聞此時，鄜州之月，聽少陵  
浩嘆，輒酸黯，閉去，傷哉。舒母畢命之際，執其兒科八  
歲之手也。欲淚液枯，欲言氣續，科知哭矣。而京若喬，  
猶奪稍以嬉，謂母今日寐猶未醒，彼稷稷者何爲傷  
哉。其未解也，而今解矣。搜之黃泉，窮之碧落，解無及  
矣。則以傳屬王子，而併其繼之母，曰湯宜人者，請合  
之傳。傳曰：典化李組脩氏，故文定公之孫也。海內大  
家，牀座簪笏，卽無如李氏，而組脩公獨奇別介持陸。

舉於帖括之外，一進賢冠，何足貴，乃公因瘖，精於因  
堊，親精地理，因四方有事，精兵法，因災祲，精風角星  
緯，因游閒，精奕，因內養，精黃姪之術，蓋古之太心人  
也。文定公雖久相，中憲公雖首守，然父子婦，其寒薄  
其府第，瓠殼耳。組脩公借伯見，攻苦蕭寺，一春禱牽  
手足，始僂舒宜人，昭陽碩貢之息也。歸組脩時，雅素  
素絲，不以爲愧。太恭人姑徐笑曰：新婦竟是大家，豈  
無百兩安所用之？母從此奉教，時其蚤夜，惟太恭人



是猶客至相府空堂間應而機杼響甚厲詢之母舒  
所下也。有戾妯射其聲而性更過之與母處一月而  
鹿三月而羝五月而化爲麟。歿之時舌上以舒締結  
青蓮子去母曾首舉一子與小叔年相若小叔危於  
痘母戟額神前願以息子代而甦姑之痛竟得神允  
鄉里至今有言其事者。組脩公不問家產母代持籌  
不聞盼息科就外傳母拜棒以授日童而告之先生  
無願世家子中外方嘆賢淑而忽以疾逝得年三十

有五。當是時。素帷香冷。英步珊珊。歸來悄視三子。一女。軒。軒。熟。矣。而。太。恭。人。搥。榻。且。吁。也。組。脩。公。卽。何。敢。寔。息。母。子。起。步。中。庭。陰。風。動。燭。相。與。謀。繼。太。恭。人。曰。繼。之。則。無。母。而。有。母。組。脩。公。曰。繼。之。恐。母。存。而。子。去。馬。相。與。泣。數。行。下。旣。而。組。脩。劃。然。一。悟。曰。老。母。之。事。大。弱。孫。之。事。小。兒。多。外。游。誰。爲。捧。盤。匱。者。太。恭。人。曰。卽。爲。我。而。繼。之。不。再。尊。矣。於。是。擇。太。興。湯。文。學。之。女。而。委。之。會。太。恭。人。曰。立。母。如。立。君。必。也。正。名。乎。組。脩。



組脩公之福不儉矣。撫科之兄第亦無以異於舒也。組脩公或小有督責。母卽諍曰。若舒在何至此。其阿護倍加。組脩公往莆陽省中憲。母代秉筭繹扇。鑰以至。弔賀酢酌之禮。非如也。太恭人病。母亦請代。長齋。歲。佛前者三年。病竟愈。爲科等總角整裳。包書賦菓。至。至娶婦。婚嫁一絲一縷。皆出其心。綜手擘自舉。二。年。而母又以疾逝。得年三十有九。長科今爲太學生。

嗣京崇禎戊辰進士。今爲南昌府推官。喬萬曆己未  
進士。今爲陝西新督撫。兩母得金封宜人。而共筮於  
京中。之小劉山子孫幾百斯矣。

外史氏曰。天有先後。地何不然。人亦有之矣。有堯有  
舜。有禹有稷。而今於筮中求之。有舒有湯也。此兩母  
者。論德性則女中堯舜也。論功業則婦中禹稷也。異  
哉。不相見於天之下。而可以相見於地下。爲李氏謀  
子。或生而成之。或成而生之。易地皆然。二天則一也。

家有凶事。或益之。不凶。反得稱吉。雙母哉。

馬因客傳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質明建  
夢中事兼夢中傳而稱爲潤色之

馬雲字因客西人也。勇力負俠。似曾爲貴官。走大陸。見□馬蹂躪齒齧狼籍。先具袍帶大招。乃同其友一

人。掬土掩之。須臾厲爽英魄。如石子。擿至其友。氣不勝。陰酷乃立斃。而因客壯盛。仍獨立竣其事。以歸途。遇一羣豕。數買鞭之。有豪橫闖取私稅。因客不平。立牽之。至中。抵法埋道北。彷彿是平子。門外隔沙河有。

大禱一統不省何文字意是有道碑也韓求仲太史  
往入里庄看佛日將入虞淵因客在埋中喚求仲立  
此碑下者三意是護求仲恐人不利之子適游其間  
聞因客聲而不見其人南岸一人出曰此西北大依  
也王季重在此可出見之求其傳因客曰不敢請耳  
俟月上未幾而寤

外史氏曰此夢語也子夢多異游異山水看異書與  
異人語馬雲入吾夢更悉天下大矣焉知無是人無

是事然既稱大俠當山生疾而破空住者一血氣之  
勇埋骨殺人鍼芒事耳何足留姓字而迫迫於金雞  
未剪髮之前索子以傳哉聊曰王季重王季重何人  
也劫灰之後不但不知其人亦不知王季重三字爲  
何畫也